

隋書

七

特進臣魏徵上

后妃

夫陰陽肇分乾以定位君臣之道斯著夫婦之義存焉陰陽和則
 裁成萬物家道正則化行天下由近及遠自家刑國配天作合不
 亦大乎興亡是繫不亦重乎是以先王慎之正其本而嚴其防後
 之繼體靡克肆脩甘心柔曼之容罔念幽閑之操成敗攸屬安危
 斯在故皇英降而虞道隆任姒歸而姬宗盛末姬致夏房之豐稷
 趙結周漢之禍爰歷至皇宋寔繁有徒皆位以寵升榮非德進志行
 淫僻莫顧禮儀為梟為鴟敗不旋踵後之仇讎寢極正位居中罕
 易之塗多道覆車之轍睚鳩之德于載淑實非難之履珠邦
 自新寔滅女靡有求於寤寐寤寐環珮鮮克嗣於徽音永念前
 代彤管覽載載籍於斯上考行事於當時存亡得失之機蓋
 三代之所慎也

禮內職始儀列女傳
 禮內職始儀列女傳
 禮內職始儀列女傳

齊梁以降歷代
 齊梁以降歷代
 齊梁以降歷代

大矯其違唯
 大矯其違唯
 大矯其違唯

皇二年著內官之式略依周禮省減其數嬪三貞掌教四德視正

三品世婦九貞掌賓客祭祀視正五品女御三十八貞掌女工絲枲

視正七品又採漢晉舊儀置六尚六司六典遞相統攝以掌官掖

之政一曰尚宮掌導引皇后及閨閣廩賜管司令三人掌圖籍法

式糾察宣奏典琮三人掌琮璽器詵二曰尚儀掌禮儀教學管司

樂三人掌音律之事典贊三人掌導引內外命婦朝見三曰尚服

掌服章寶藏管司飾三人掌簪珥花嚴典櫛三人掌巾櫛膏沐

四曰尚食掌進膳先嘗管司鑿三人掌方藥卜筮典器三人掌鑪

彝器皿五曰尚寢掌幃帳牀褥管司筵三人掌鋪設灑掃典執三

人掌扇傘燈燭六曰尚工掌營造百役管司製三人掌衣服裁縫

人掌扇傘燈燭六曰尚工掌營造百役管司製三人掌衣服裁縫

典會三人掌財帛出入六尚各三員視從九品六司視勳品典視詠
外二品初文獻皇后功參歷試外預朝政內擅呂閹懷嫉妬之心
虛嬪妾之位不設三妃防其上逼自嬪以下置六十員加又抑損服
章降其品秩至文獻崩後始置貴人三員增嬪至九員世婦二
十七員御女八十一員貴人等關掌宮闈之務六尚已下皆分隸
焉煬帝時后妃嬪御無釐婦職唯端容麗飾陪從醮遊而已帝
又參詳典故自製嘉名茅之於令貴妃淑妃德妃是為三夫人品
正第一順儀順容順華脩儀脩容脩華充儀充容充華是為九嬪
品正第二婕妤十二員品正第三美人十一十五員品正第四
是為世婦實林二十四員品正第五御女二十四員品正第六采
女三十七員品正第七是為女御總一百二十以敘於宴寢又有
才人皆趨侍左右並無員數視六品已下時又增置女官準
以六局管二十四司曰尚宮局管司三官掌宣傳奏啓司
承計度司正堂各式作司一閹掌明司宮人備二司

樂堂掌言符司定章等官名

儀贊相導引三曰尚局管司壘堂琮璽符節司衣掌衣
即掌湯沐巾櫛翫弄司仗掌仗衛戎器四曰尚食局管司膳
羞司醞掌酒醴醢醢司藥掌整巫藥劑司膳掌廩餼柴炭
曰尚寢局管司設掌牀席帷帳鋪設灑掃司典掌輿輦織扇執
持羽儀司苑掌園籞種植蔬菜瓜果司燈掌火燭六曰尚工局管
司製堂營造裁縫司寶堂金玉珠璣錢貨司絲掌繒帛司織掌
織染六尚二十二司員各二人唯司樂司膳員各四人母司又置典
及掌以貳其職六尚十人品從第五司二十八人品從第六典二
十八人品從第七掌二十八人品從第九女使流外量局閑處夕
者十人已下無定員數聯事分職各有司存焉

文獻獨孤皇后河南雒陽人周大司馬河內公信之女也信見高
祖有奇表故以后妻焉時年十四高祖與后相得誓無異生之子
后初亦柔順恭孝不失婦道后姊為周明帝后長女為周宣帝

后貴戚之盛莫與爲比而后母謙卑自守世以爲賢及周宣帝崩
高祖居禁中摠百揆后使人謂高祖曰大事已然騎獸之勢必不
得下勉之高祖受禪立爲皇后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
價直八百萬幽州摠管陰壽白后市之后曰非我所須也當今戎
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寮聞而畢賀高
祖甚寵憚之上每臨朝后輒與上方輦而進至閣乃上使宦官伺上
政有所失隨則匡諫多所弘益候上退朝而同反燕寢相顧欣然
后早失二親常懷感慕見公卿有父母者每爲致禮焉有司奏以
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憲章在昔請依古制后曰以婦人與政
或從此漸不可開其源也不許后每謂諸公主曰周家公主類無
笑禮於舅姑離薄人骨肉此不順事爾等當誡之大都督崔
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高祖以后之故欲免其罪后曰
事焉可顧私長仁晉坐死后異母弟陀以猫鬼巫蠱呪詛
亡后三日不食高之請陀若害政害民者妾不敢

一節詳其合... 等后... 西事

宮中稱爲二聖后恒仁愛每聞大理使囚未嘗不流涕然
如思後宮具敢進御躬遲迴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上於仁
見而悅之因此得幸后同上聽朝陰殺之上由是大怒單騎
出而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頴楊素等追及上扣
苦諫上太息曰吾貴爲天子而不得自由高頴曰陛下豈以一婦
人而輕天下上意少解駐馬良久中夜方始還宮后侯上於閣內
及上至后流涕拜謝頴素等和解之上置酒極歡后自此意頗衰
折初后以高頴是父之家客甚見親禮至是聞頴謂已爲一婦人因
此銜恨又以頴夫人死其妾生男益不善之漸加譖毀上亦每事唯
后言是用后見諸王及朝士有非妾子者必勸上斥之時皇太子多
內寵妃元氏暴薨死后意太子愛妾雲氏害之由是風上黜高頴
廢太子立晉王諱皆后之謀也仁壽二年八月甲子月暈四重已
巳太白犯軒轅其夜后崩於永安宮時年五十七葬於太陵其後宣

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俱有寵上頗惑之由是發疾及危篤謂侍者曰使皇后在吾不及此云

宣華夫人陳氏陳宣帝之女也性聰慧姿貌無雙及陳滅配掖庭後選入宮為嬪時獨孤皇后性妬後宮罕得進御唯陳氏有寵晉王諱之在藩也陰有奪宗之計規為內助再致禮焉進金蛇金駝等物以取媚於陳氏皇太子廢立之際頗有力焉及文獻皇后崩進位為貴人專房擅寵主斷內事六宮莫與為比及上大漸遺詔拜為宣華夫人初上寢疾於仁壽宮也夫人與皇太子同侍疾平日文衣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誠誤謂獻皇后也因呼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曰召我兒乎太子曰勇也述發出閣為勅書訖示左僕射楊素素以入子太子遣張衡入宮殿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並出上崩而未發也夫 諸後宮相顧曰事變矣

後太子遣使者召 太子性慈於陰謀事不主事以入人見之惶懼以為 毒不敢發使者促之於是乃發見同心結數枚諸宮人咸悅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志而却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蒸焉及煬帝崩出居仙都宮尋召入歲餘而終時年二十九帝深悼之為製

煬賦

容華夫人蔡氏丹楊人也陳滅之後以選入宮為世婦容儀婉嫵上甚悅之以文獻后故希得進幸及后崩漸見寵遇拜為貴人參斷宮掖之務與陳氏相亞上寢疾加號容華夫人上崩後自請言事亦為煬帝所蒸

煬帝蕭皇后梁明帝歸之女也江南風俗二月生子者不舉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及收而養之未幾及夫妻俱死轉養舅氏張軻家然軻甚貧嬖后躬親勞苦煬帝為晉王時高祖將為王選妃於梁遍占諸女諸女皆不吉歸叩后於舅氏令使者占之曰吉於是

遂策爲王妃后性婉順有智識好學解屬文頗知占候高祖大善
之帝其寵敬焉及帝嗣位詔曰朕祗承丕緒憲章在昔爰建長秋
用承饗薦薦妃蕭氏夙稟成訓婦道克脩宜正位軒闈式弘柔教可
立爲皇后帝每遊幸后未嘗不隨從時后見帝失德心知不可不
敢厝言因爲述志賦以自寄其詞曰承積善之餘慶備箕箒於皇
庭恐脩名之不立將負累於先靈迺夙夜而匪懈實寅懼於立具
雖自強而不息亮愚蒙之所滯思竭節於天衢才追心而弗逮寔
庸薄之多幸荷隆寵之嘉惠賴天高而地厚屬王道之升平均
儀之覆載與日月而齊明迺春生而夏長等品物而同榮願立志
於益私自兢於誠盈孰有念於知足苟無希於濫名惟至德之
炳不滿於聲色感懷舊之餘恩求故劍於宸極叨不世之殊
才而奉職何寵祿之踰分撫曾襟而未識雖沐浴於恩光
而累息顧微躬之官昧思令淑之良難實不違於啓處將
安若臨深而履薄心戰人其如寒夫居高而必危慮處

知志夸之非道及得生

謚嗟離居之憂

復謙光而守志且願女乎容膝珠簾玉薄之奇金屋瑤臺

時俗之崇麗蓋吾人之所鄙愧絺絺之不一豈絲竹之

德之可尊明善惡之由已蕩器鼎煩之俗慮乃伏膺於經史

箴諷以訓心觀女圖而作軌遵古賢之令範異福祿之能

窮而三省覺今是而昨非嗟黃老之損思信爲善之可歸

周之遺風美虞妃之聖則仰先哲之高才出貞至人之伏

德實非薄而難蹤心恬愉而去惑乃平生之耿介實禮義之

所遵雖生知之不敢庶積行以成仁懼達人之甚要身謂何

求而自陳誠素志之難寫同絕筆於獲麟及帝幸江都臣下

離貳有宮人白后曰外間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宮人言

於帝帝大怒曰非所宜言遂斬之其人復白后曰宿衛者往

往偶語謀反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勢已然無可救也何用

言之徒令帝憂煩耳自是無復言者及宇文氏之亂隨軍至

聊城化及敗沒於寶建德突厥處羅可汗遣使迎后

於洛州建德不敢留遂入於虜庭大唐貞觀四年破滅突厥乃
以禮致之歸于京師

史臣曰二后帝未登庸早儷宸極恩隆好合始終不渝文獻德異
尸鳩心非均一擅寵移嫡傾覆宗社惜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
索高祖之不能放睦九族抑有由矣蓋屈初歸藩邸有輔佐君子
之心煬帝得不以道便謂人無忠信父子之間尚懷猜阻夫婦之
際其何有焉暨乎國破家亡完身無地飄流異域良足悲矣

特進臣魏穆上

李穆字顯慶子顯慶字顯慶子顯慶字顯慶

梁睿

李穆字顯慶自云隴西成紀人漢騎都尉陵之後也陵沒匈奴子孫代居北狄其後隨魏南遷復歸并隴祖斌以都督鎮高平因家焉父文保早卒及穆貴贈司空穆風神警俊倜儻有奇節周太祖首建義旗穆便委質釋褐統軍永熙末奉迎魏武帝授都督封永平縣子邑三百戶又領鄉兵累以軍功進爵為伯從太祖擊師於芒山太祖臨陣隨馬穆突圍而進以馬策擊太祖而嘗之騎潰圍俱出賊見其輕侮謂太祖非貴人遂緩之以故得與穆相對泣願謂左右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即令撫慰關克定擢授武衛將軍儀同三司進封安武郡公增邑二千七百戶以鐵券恕其一死尋開府領侍中初芒山之敗穆以駿之阻於是獲內之馬也

領賜各有差贖云儀同三司破江陵增邑千戶進位大

由西壘破之授原州刺史拜嫡子博為儀同三司穆以二

並為佐命功臣而子弟布列清顯穆深懼盈滿辭不受拜

許儀遷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周元年增邑三千戶通前三

戶又別封一子為外西伯穆諱兄子軌許之宇文護執政

仁兄遠及其子植俱被誅穆當從坐先是穆知植非保家之主母

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顯慶吾不用汝言以至

於此將復奈何穆以此獲免除名為民及其子弟亦免官植弟浙

州刺史基當坐戮穆請以二子代基之命護義而兩釋焉未幾拜

開府儀同三司直州刺史復爵安武郡公武成中子弟免官爵者

悉復之尋除少保進位大將軍歲餘拜小司徒進位柱國轉大司

空奉詔築通洛城天和中進爵申國公持節緹集東境築武中

且鄂慈澗崇德安民交城鹿盧等諸鎮建德初拜太保歲餘出為

原州總管數年進位上柱國轉并州總管大象初加邑至九千戶

拜大左輔惣管如故高祖作相尉迥之作亂也遣使招穆穆鎖其
使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反穆深拒之
乃奉十三環金帶於高祖蓋天子之服也穆尋以天命有在密表
勸進高祖既受禪下詔曰公既舊德且又父黨勸助惠來言義無
有違便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俄而穆來朝高祖降坐禮之
拜太師贊拜不名具食成安縣三千戶於是穆子孫雖在襁褓
悉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穆之貴盛當時無比穆上
表乞骸骨詔曰朕初臨寓內方藉耆猷養老乞言實懷虛想士
致仕本為常人至若呂尚以期頤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高才
不拘恒禮遲得此心留情規訓公年既耆舊筋力難煩今勸
仍蠲朝集如有大事須共謀謨別遣侍臣就第詢訪時太史
曰有移都之事上以初受命甚難之穆上表曰帝王所居隨
天地道人事理有存亡始自三皇暨夫兩漢有一世而屢徙
而不遷舊唐書曰周共長安之內止之曰古之

曰則三家鼎立馬中四

分有魏及周南得平定事乃

曰師古往者周運時窮禍生華裔廟堂冠帶屢移或回土
穢人稀柱石四海萬國皆縱豺狼不叛不侵百城罕一伏惟
膺期誕聖秉錄受圖始膺君人之德俯從將相之重內剪羣
初大定外誅巨猾不日肅清變大亂之民成太平之俗百靈
以命兆庶謳歌幽顯樂推日月填積方屈箕頰之志始順內外之
誦自受命神宗弘道設教陶冶與陰陽合德覆育共天地齊百萬
物開闢之初八表光華之日視聽以革風俗且移至若帝室天居
未議經物非所謂發明大造光贊惟新自漢已來為喪亂之地爰
從近代累葉所都未嘗謀龜問筮瞻星定鼎何以副聖主之規表
大隋之德竊以神州之廣福地之多將為皇家興廟建寢上玄之意
當別有之伏願遠順天人取決卜筮時改都邑光宅區夏任子來
之民垂無窮之業應神宮於辰極順和氣於天壤理康物阜永隆
長世臣曰薄桑榆位高軒冕經邦論道自顧缺然丹赤所懷無

容禁嘿上素嫌臺城制度近小又宮內多鬼祿蘇威嘗勸遷上不
納遇太史奏狀意乃惑之至是省穆表上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
太師民望復抗此請則可矣遂從之歲餘下詔曰禮制凡品不拘
上智法備小人不防君子太師上柱國申國公器宇弘深風猷遐
曠社稷佐命公為稱首位極師臣才為人傑萬頃不測百鍊彌精
乃無伯王之非豈有顏回之貳故以自居寥廓弗關憲網然王者
作教惟旌善人去法弘道示崇年德自今已後雖有愆罪但非謀
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開皇六年薨于第年七十七遺令曰吾何
一恩年官已極啓足歸泉無所復恨竟不得陪玉變葬於太宗預金
一甫眷眷光景其在斯乎詔遣黃門侍郎監護喪事贈馬
一麥二千斛布絹千匹贈使持節異定趙相瀛毛魏衛
一州諸軍事異定刺史然曰明賜以石椁前後部羽葆鼓吹
一官寮送之郭外臨葬大常卿牛弘齋哀冊祭以太牢孫筠
一字子敬穆長子也任 主安樂郡公鳳州刺史先

以穆功拜儀同三司

以嫡孫襲爵仁壽初叔父

恠盜陰遣兄子善復賊殺之求盜不獲高祖大怒盡禁

初筠與從父弟瞿暹有隙時暹有力遂證瞿暹殺之瞿

坐斬而善復獲免四年議立嗣邳公蘇威奏筠不義骨肉相

其封上不許停弟怡官至儀同早卒贈渭州刺史怡弟雅

有識量周保中屢以軍功封西安縣男拜大都督天和中從

元定征江西時諸軍失利遂沒於陳後得歸國拜開府儀同三司

領左右軍其年從太子西征吐谷渾雅率步騎二千督軍糧於洮

河為賊所躡相持數日雅患之遂與偽和虜備稍解縱奇兵擊破

之賜奴婢百口封一子為侯後拜齊州刺史俄徵還京數載授瀛

州刺史高祖作相鎮靈州以蒲胡還授大將軍遷荊州總管加邑

八百戶開皇初進爵為公雅弟兩官至鹽州刺史封陽曲侯恒弟

榮官至合州刺史長城縣公榮弟直官至車騎將軍歸政縣侯

直弟雄官至柱國密國公驃騎將軍雄弟暉最知名

渾字金才穆第十子也姿貌壞偉美鬚髯起家周左侍上士尉迴
反於鄴時穆在并州高祖慮其為迴所誘遣渾乘驛往在腹心穆
遂令渾入京奉尉於高祖曰願執威柄以尉安天下也高祖大悅
又遣渾詣韋孝寬所而述穆意焉適遇平鄴以功授上儀同三司
封安武郡公開皇初進授象城府驃騎將軍晉王諱出藩渾以驃
騎領親信從往楊州仁壽元年從左僕射楊素為行軍總管出夏
州北三百里破突厥阿勿俟斤於納遠川斬首五百級進位大將軍
拜左武衛將軍領太子宗衛率初穆孫筠卒高祖議立嗣渾規欲
之謂其妻兄太子左衛率宇文述曰若得襲封當以國賊之半每
述利之因入白皇太子曰立嗣以長不則以賢今申明公嗣絕
子孫皆無賴不足以當榮寵唯金才有勳於國謂非此人
襲封者太子許之竟奏高祖封渾為申國公以奉穆嗣大
右驍衛將軍六年有詔述改穆封為成國公渾仍襲焉累
天九年遷右驍衛大將軍

以百數二歲之後不以

其述述大志之臣

象賢曰我竟為金才所賣死且不忘渾亦知其言由是

帝計遠東有方士安伽陀自言曉圖讖謂帝曰當有李氏

太子勸盡誅海內凡姓李者遂知之因誣構渾於帝曰伽陀

有徵矣臣與金才夙親聞其情趣大異常日數共李敏善

等日夜屏語或終夕不寢渾大

此願陛下察之帝曰公言是矣可免其事述乃遣武貴郎將裴

仁基表告渾反即日發宿衛千餘人付述掩渾等家遣左丞元文

都御史大夫裴蘊雜治之案問數日不得其反狀以實奏聞帝不

納更遣述窮治之述入獄中召出敏妻宇文氏謂之曰夫人帝甥

也何患無賢夫李敏金才名當祇識國家殺之無可救也夫入當

自求全若相用語身當不坐敏妻曰不知所出誰尊長教之述曰

曰言李家謀及金才嘗告敏云汝應圖錄當為天子今主上好兵

勢擾百姓此亦天亡隋時也正當共汝取之若復度遠吾與汝必

為大將每軍二萬餘兵固以五萬人矣又發諸房子姪內外親姪
並募從征吾家子弟汝為主帥分領兵馬散在諸軍伺候間隙首
尾相應吾與汝前發襲取御營吾也督起各殺軍將一日之間天
下足定矣迷口自傳授今敢妻寫表封王上密述持入奏之曰已得
金才反狀并有敢妻密表帝覽之泣曰吾之社幾傾賴親家公而
獲全耳於是誅渾敵等宗族三十二人白餘無少長皆徙嶺外渾從
父兄咸開皇初以平蠻功官至上柱國秦國公

周大將軍詢沈深有大略頗涉書記仕周納言上

戎專

內史上士兼掌吏部以幹濟聞建德三年武帝幸雲陽宮

上士委以留府事周衛王直作亂焚肅章門詢於內益火

得入帝聞而善之拜儀同三司遷長安今累遷英果中大夫

功加位大將軍賜爵平高郡公高祖為丞相尉迴作亂遣韋

手之以詢為元帥長史手以心脅軍至永橋諸將不詢密啓

臣監護高祖遂令高一 卑與頌同心協力唯詢而已

上柱國改封隴西 帛千匹加以口馬開皇元

以水灌三趾原詢督兵役民賴其利尋檢校襄州總管事

隴州總管數年以疾徵還京師中使顧問不絕卒於家時

上悼惜者久之謚曰襄有王元方嗣

隆英果有等美膽力過人周元年以父賢勳封迴樂縣侯

年小拜爵之日親族相賀崇獨泣賢怪而問之對曰無勳

以國而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

奇之起家州主簿非其所好辭不就官求為將兵都督隨宇文護

伐齊以功最擢授儀同三司尋除小司金大夫治軍器監建德初

遷少侍伯大夫轉少承御大夫攝太子官正周武帝平齊引參謀

議以勳加授開府封襄陽縣公邑一千戶尋改封廣宗縣公轉太

府中大夫歷工部中大夫遷右司馭高祖為丞相遷左司武上大

夫加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尋為懷州刺史進爵郡公加邑至二

千戶尉迴反遣使招之崇初欲相應後知叔父穆以并州附高祖

揭然太息曰合家富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韋孝實亦疑之與俱臥起其兄詢時為元帥長史每諷諭之崇由是亦歸心焉及破尉惇拜大將軍既平尉迥授徐州摠管尋進位上柱國開皇三年除幽州摠管突厥犯塞崇輒破之奚雷契丹等懼其威略爭來內附其後突厥大為寇掠崇率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於砂城突厥圍之城本荒廢不可守惲曉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出掠賊營復得六畜以充軍糧突厥畏之厚為其備每夜中結陣以待之崇軍苦飢出輒攻之亡略盡遲明奔還城者尚且百許人然多傷重不堪更戰欲降之遣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為特勤崇知必不免今日崇喪師徒罪當死今日効命以謝國家待看吾死且可便散走努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此意乃挺刀突賊復殺北射之卒于陣年四十八贈豫郎中永濟王六州諸軍事蓋曰壯子敬

高祖以其父死王事

有父之及長襲爵

牛美多儀善騎射歌舞管絃無不通解開皇初周宣帝

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擇婚對勅貴公子弟集弘聖宮者日

公主親在帷中並令自序并試技藝選不中者輒引出之

合意者為姻婚敕假一品羽儀禮如尚帝之女後將侍宴

主言敏曰我以四海與至尊唯一女夫當為汝求柱國若授餘

占汝慎無謝及進見上上親御琵琶遣敏歌舞既而大悅謂公主

曰李敏何官對曰白丁耳上因謂敏曰今授汝儀同敏不答上曰

不滿爾意邪今授汝開府敏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我何得

向其女婿而惜官乎今授卿柱國敏迺拜而蹈舞遂於坐發詔授

柱國以本官宿衛後避諱改封經城縣公邑一千戶歷蒲幽金華敷

州刺史多不莅職常留京師往來宮內侍從遊宴賞賜超於功臣

後幸仁壽宮以為岐州刺史大業初轉衛尉卿樂平公主之將薨

也遺言於煬帝曰妾無子息唯有一女不自憂死但深憐之今湯

沐邑乞迴與敵帝從之貢食五千戶攝屯衛將軍楊玄感反後城
大興敏之策也轉將作監從征高麗領新城道軍將加光祿大夫
十年帝復征遼東遣敏於黎陽督運時或言敏一名洪兒帝疑洪
字當讖嘗面告之其引決敏由是大懼數與金才善衡等屏人
私語宇文述知而奏之貢與渾同誅年三十九其妻宇文氏後數
月亦賜鳩而終

梁睿字恃德安定烏氏人也父德西魏太尉睿少沈敏有行檢周
祖時以功臣子養宮中者數年其後命諸子與睿遊處同師共
青其甚歡七歲襲爵廣平郡公累加儀同三司邑五百戶尋為
中正魏恭帝時加開府改封為五龍郡公拜渭州刺史周
禪位為御伯未幾出為中州刺史鎮新安以備齊齊人來
攻之帝甚喜加數拜大將軍進爵蔣國公入為司會後從齊
將斛律明月於雒陽無戰有功遷小冢字武帝時歷敷
安二州總管俱有惠

管行至漢川而謙反如州睿不得進高祖命睿
元帥率行軍總管于義張威達奚長儒梁昇石孝義步
和討之時謙遣開府李三王等守通谷睿使張威擊破之
人進至龍門謙將趙儼秦會擁眾十萬據嶮為營周且
各令將士銜枚出自間道四面奮擊力戰破之蜀人大駭
謙不而進謙將步豪守劔閣梁巖拒平林並懼而來降謙又
以高阿那瓌達奚其等以盛兵攻利州聞睿將至其分兵據開遠
睿顧謂將士曰此虜據要欲遏吾兵勢吾當出其不意破之必矣
遣上開府託拔宗趣劔閣大將軍宇文貴之詔巴西大將軍趙達水
軍入嘉陵睿遣張威王倫賀若震于義韓相貴阿那惠等分道攻
其自午及申破之其奔歸于謙睿進逼成都謙令達奚其乙弗虔
城守親率精兵五萬背城結陣睿擊之謙不利將入城其虔度以城
降拒謙不內謙將麾下三十騎逃走新都令王寶執之睿斬謙于
市劔南悉平進位上柱國總管如故賜物五千段奴婢一千口金二千

兩銀二千兩食邑千戶睿時威振西川夷獠歸附唯南寧酋帥襲震恃遠不賓睿上疏曰竊以遠撫長駕王者令圖易俗移風有國相典南寧州漢世特柯之地近代已來分置興古雲南建寧朱提四郡戶口殷衆金寶富饒二河有駿馬明珠益寧出鹽井犀角晉太始七年以益州曠遠分置寧州至偽梁南寧州刺史徐文盛被湘東徵赴荆州屬東夏尚阻未遑遠略士民嬰璜遂竊據一方國家遙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每年奉獻不過數十匹馬其處去益路正一千朱提北境即與戎州接界如聞彼苛政思被皇風伏惟大丞相匡贊聖朝寧寧區宇絕後光前代闢土服遠今正其時幸因平蜀士衆不煩重興師旅押印請略定南寧自盧戎已來軍糧須給過此即於蠻夷得馬其寧州朱提雲南西爨並置物管州鎮計彼數蠻租防倉儲一則以肅蠻夷二則裨益軍國今謹什南寧州郡如列有大都督杜林等使彼具所語陳今并進生

請曰竊以乘遠能通

經拓土開疆王者所務南

八特柯之郡其地沃壤多是漢人既饒寶物又出名馬今

以置州郡一則遠振威名二則有益軍國其處與交廣相接

造漢代開此本為討越之計伐陳之日復是一機以此商量

最高祖深納之然以天下初定恐民心不安故未之許後貢

史曰歲計平之並因睿之策也睿威惠兼著民夷悅服聲望逾

善高祖陰憚之薛道衡從軍在蜀因入接宴說睿曰天下之望已

歸于隋密令勸進高祖大悅及受禪顧待弥隆睿復上平陳之策

上善之下詔曰公英風震動妙算縱橫清蕩江南宛然可見循環

三復但以欣然少既上士若摠戎律一舉大定固在不疑但朕初臨

天下政道未洽恐先窮武事未為盡善昔公孫述隗囂漢之賊也

尤武與其通和稱為皇帝尉佗之於高祖初猶不臣孫皓之答晉文

書尚云白或尋款服或即滅亡王者體大義存尊養雖陳國來朝

未盡藩節如公大略誠須責罪尚欲且緩其誅宜知此意准海未

滅必興師旅若命水龍終當相屈想以身許國無足致辭也睿乃止焉睿時見突厥方強恐為邊患復陳鎮守之策十餘事上書奏之曰竊以戎狄作患其來久矣防遏之道自古為難所以周無上策漢收下策以其條來勿心往雲屯霧散強則騁其犯塞弱又不可盡除故也今皇祚肇興宇內寧一唯有突厥種類尚為邊梗此臣所以廢寢與食寤寐思之昔匈奴未平去病辭宅先零尚在充國自効臣才非古烈而志追昔士謹件安置北邊城鎮烽候及人馬糧貯戰守事宜如別謹并圖上呈伏惟裁覽上嘉歎久之答以厚意睿自以周代舊臣久居重鎮內不自安屢請入朝於是徵還京師兒上為之興命睿上殿握手極歡睿退謂所親曰功遂身退今也遂謝病於家闔門自守不交當代上賜以版輿每有朝覲衛輿上殿睿初平王謙之始自以威名太盛恐為時所忌遂賄以白璫由是勳簿多不以實請朝堂稱屈老前後百數司案驗其事主者多也 睿上表陳謝請歸大理

道之十五年從上落 時年六十五謚曰襄子伴嗣

向徐二州刺史武貴家將大書天詔追改封睿為戴公命

表焉

李穆梁睿皆周室功臣高祖王業初基俱受腹心之寄故且師傳睿終膺殊寵觀其見機而動抑亦民之先覺然方魏韋之貞烈有愧王陵比晉室之忠臣終慙徐廣穆之子孫特為隆盛朱輪華轂凡數十人見已當時禍難遄及得之非道可不戒歟

列傳第二

特進臣魏徵上

劉昉

鄭譯

柳裘

皇甫績

盧賁

劉昉博陵望都人也父孟良大司農從魏武入關周太祖以為東
 梁州刺史昉性輕狡有姦數周武帝時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
 宣帝嗣位以技佞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一時授大都督遷小御正與
 中正中大夫頊之儀並見親信及帝不念召昉及之儀俱入卧內屬
 後言帝瘖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冲不堪負荷然昉素知高祖又
 之故有重名於天下遂與鄭譯謀引高祖輔政高祖固諱不
 曰公若為當速為之如不為昉自為也高祖乃從之及高祖
 昉為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高祖同帳而
 數進於替替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
 幼冲豈堪大事乎先帝弟贊情尚擾王且歸第待

入為天子此萬全之計

年未弱冠性謹庸下聞昉

信然遂從之高祖以昉有定策之功拜上大將軍封黃國

公鄭譯皆為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

禮為重時人為之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昉自恃其

結洞色然性麤疎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于時尉迥

祖令韋孝寬計之至武陟諸將不一高祖欲遣昉譯一人往

血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公等兩人誰當行者昉自言未

嘗為將譯又以母老為請高祖不憚而高頊請行遂遣之由是恩

禮漸薄又王謙司馬消難相繼而反高祖憂之忘寢與食昉逸遊

縱酒不以職司為意相府事物多所遺落高祖深銜之以高頊代為

司馬是後益見疎忌及受禪進位柱國改封舒國公閑居無事不

復任使昉自以佐命元功中被疎遠甚不自安後遇京師饑上令禁

酒昉使妾賃屋當壚酤酒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奏昉曰臣聞處貴

則戒之以奢持滿則守之以約昉既位列羣公秩高庶尹糜爵稍久

厚祿已淹正當戒滿歸盈鑒斯止足何乃規勸薛之潤競錐刀之未
身昵酒徒家爲通數若不糾繩何以肅厲有詔不治昉鬱鬱不得
志時柱國梁士彦字文忻俱失職忿望昉並與之交數相來往士
彦妻有美色昉因與私通士彦不之知也情好彌協遂相與謀反許
推士彦爲帝後事泄上窮治之昉自知不免默無所對下詔誅之曰
朕君臨四海慈愛爲心加以起自布衣入升皇極公卿之內非親則友
位雖差等情比舊人護短全長相思覆育每勵勤戒約言無不盡天
之旨數定於杳冥豈慮苞藏之心能爲國家之害欲使其長守富貴
綱川書故也上柱國邨國公梁士彦上柱國杞國公宇文忻柱國
劉昉等朕受命之初並展勤力酬勳報効榮高祿重待之
久之實隆尊夕宴言備知朕意但心如磔望志等豺狼不荷朝
禮亂士彦爰始幼來恒自誣罔稱有相考云其應錄年過
九五初平尉迴暫臨相州已有反心章於行路朕即遣人
其罪入京之後逆意種 昉之徒言相扶助士彦許率

不遠欲於蒲州記事

擒捉黎陽之關塞河陽之

以爲年甲募盜賊而爲戰士就食之人亦云易集輕忽朝

臣人自謂一朝奮發無人當者其第二子剛亦常苦諫第三

臣深勸獎朕既聞知猶恐枉濫乃授晉部之任欲驗蒲州之

臣何以欣然云是天替忻及昉等皆賀時來忻往定襄城自矜

已仁極人臣猶恨賞薄云我欲反何慮不成怒色忿言所在詠布

以深念其功不計其禮任以武侯授以領軍寄之爪牙委之心腹密

爲異計樹黨宮闈多奏親友入參宿衛朕推心待物言必依許爲而

弗止心迹漸彰仍解禁兵令其改悔而志規不逞愈熒懷乃與彦情意

偏厚要請神明誓不負約俱營賊逆逢則交謀委彦河東自許關右蒲津

之事即望從征兩軍結東西之旅一舉合連橫之勢然後北破晉陽還圖宗

社昉入佐相府便爲非法三度事發二度其婦自論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

一萬日劉氏應王爲萬日天子朕訓之道導之示其利害每加寬宥望其脩

改口請自新志存如舊亦與士彦情好深重逆節茲心盡探肝鬲嘗共

士彥論太白所犯問東井之間思秦亂之亂訪軒轅之裏願官最之
災唯待蒲坂事興欲在關內應接殘之策千端萬緒惟忻及防
名位並高寧肯北面曲躬臣於士彥乃一在名懷不遜圖成亂階一得
擾攘之基方逞吞并之事人之女嫁詐一王於此雖國有常刑罪在不
赦朕載思草創咸著厥誠情用愍然不忍極法士彥忻助身為謀
首叔誥贊成父意義實難容並已處盡士彥忻助兄弟叔姪特怒
其命有官者除名士彥小男女忻母妻女及小男並放士彥叔誥妻
及資財田宅忻助妻妾及資財田宅悉沒官士彥助兒年十五以
儀同薛摩兒是士彥交舊下柱國府戶曹參軍事裴石
大府容之狀逆心巨細皆委薛摩兒聞語仍相應和俱不申
大評問即承引類是慈心可除石免死朕握圖富錄六載於
勤溥化未洽興言軫念良歎數憤臨刑至朝堂宇文忻
叩頭求哀助教然謂忻曰爭形如此何叩頭之有於是
其家後數日上素服

百寮取之以為監誡

正義榮陽開封人也祖瓊魏太常父道邕魏司空譯頗有

鍾律善騎射譯從祖開府文寬尚魏平陽公三則周太

外也主無子太祖令譯後之由是譯少為太祖所親恒令

集年十餘歲嘗謂相府司李長宗長宗於眾中戲之

長宗甚異之文寬後誕二子譯復歸本生周武帝時起家給事

中士拜銀青光祿大夫轉左侍上士與儀同劉昉恒侍帝側譯時喪

妻帝命譯尚梁安固公主及帝親摠苦四機以為御正下大夫儀轉太子

宮尹時太子多失德內史中大夫烏丸劼母勸帝廢太子而立秦王由是

太子恒不自安其後詔太子西征吐谷渾太子乃陰謂譯曰秦王上愛子

也烏丸軌上信臣也今吾此行得無扶也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

仁孝無失子道而已勿為佞慮太子然之既破賊譯以功最賜爵開

國子邑三百戶後坐褻狎皇太子帝大怒除名為民太子復召之譯

戲狎如初因言於太子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而益昵之及帝崩太子嗣位是為宣帝超拜開府內史下大夫封歸昌縣公邑

一千戶委以朝政俄遷內史願為歸昌公元璋為永安縣大夫進封沛國公邑五千戶以其子善

譯擅取官材自營私第坐且復除名為民劉昉數言於帝帝復召祖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高祖

相表有奇傾心相結至是高祖為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

帝欲求多福豈敢忘也如何譯對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

帝從之乃下詔以高祖為揚州總管會壽陽以伐陳行有日矣帝不念遂與御正下大夫劉

祖入受顧託既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高祖節度時御顏之儀與官者引宇文弼輔政仲已至御坐

拜開府揚惠及西於是矯詔復以譯為內史上大夫明長史治內史上大夫事及高祖為大

丞相拜譯柱國相都府司會總六府事出入卧內言無不以甲上從拜其子元璋為儀同時尉

三帛不可勝計每出貨逾加親禮俄而進位上柱國怒以十

可馬消難等作亂高貨狼籍高祖陰疎之然以其有定策

功不忍廢放陰勅官屬不得日事於譯譯猶坐聽事無所關預譯

懼頓首求解職高祖寬諭之接以恩禮及上受禪以上柱國公歸第

賞賜豐厚進子元璋爵城千郡公邑二千戶元璋永安男追贈其父及亡兄二人並為刺史譯以被疎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

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曰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瀟灑獄責官沸騰盈耳若留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

為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今其孰讀仍遣與母
共居未幾詔譯參撰律令復授開府隆州刺史請還治疾有詔徵
之見於醴泉宮上賜宴喜歡因謂譯曰朕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復
爵沛國公位上柱國上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關危難
興言念此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上令內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頴
戲謂譯曰筆乾譯荅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
大笑未幾詔譯參議樂事譯以周代七聲廢缺自大隋受命禮樂宜
更脩七始之美名曰樂府聲調凡八篇奏之上嘉美焉俄遷岐州
元歲餘復奉詔定樂於太常別後所論樂事語在音律志上
任今則公定之音樂則公正之禮樂律令公居其三良足美也
七州開皇十一年以疾卒官時年五十二上遣使弔祭焉謚
靖嗣煬帝初立五等悉除以譯佐命元功詔追改封譯華
安元璋初為驍騎將軍後武貴即將數以軍功進位
大遷右候衛將軍大等 為文城太守及義兵

文城元璋以武歸

和河東解人齊司空世隆之曾孫也祖悛梁尚書左僕射

善人義興太守表少聰惠弱冠有令名在梁仕歷尚書

尉梁元帝為魏軍所逼遣表請和於魏俄而江陵陷遂

同明武開自麟趾學士累遷太子侍讀封昌樂縣侯後除

印上士宣帝即位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轉御飾大夫及

又念留侍禁中與劉昉章善皇用績同謀引高祖入摠萬機

高祖固讓不許表進曰時不可再機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

計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如更遷延恐貽後悔高祖從之進位上開府拜

內史大夫委以機密及尉迥作亂天下騷動并州摠管李穆頗懷猶

深高祖令表往喻之表見穆盛陳利害穆甚悅遂歸心於高祖後

以奉使功賜綵二百匹金九環帶一臂時司馬消難阻兵安陸又令

前之未到而消難奔陳高祖即令表隨便安集淮南賜馬及雜物

高祖元年進位大將軍拜許州刺史在官清簡吏民懷之復轉

曹州刺史其後上思忠衣定策功欲加榮秩將徵之顧問朝臣曰曹州刺史何當入朝或對曰即今冬也帝乃止忠衣尋卒高祖傷惜者久之謚曰安子惠童嗣

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穆魏隴東太守父道周湖州刺史雍州都督績三歲而孤為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寬以其情業督以嚴訓愍績孤幼特捨之績歎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剋躬勵已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

言兒聞而對之流涕於是精心好學略涉經史周武帝為魯公時

建德初轉官尹中士武帝嘗避暑雲陽宮時宣帝為太

但刺王作亂城門已閉百寮多有遜者績聞難赴之於立

太子太子下樓執績手悲喜交集帝聞而言如遷小官

錄前後功封義陽縣男拜叢伯下大夫累轉御正下大夫

祖惣已績有力焉語在功譯傳加位上開府轉內史中

非公邑千戶尋拜大將 三年七月為梁州刺史

十五白戶尋拜都督

口實負庸鄙無益於國母田犯難以報國恩今偽陳尚存

竹三可滅上問其故績答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

功上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鷹揚之將臣請預戎

之効上嘉其壯志勞而遣之及陳平拜蘇州刺史高智

亦亂江南州民顧子元發兵應之因以攻績相持八旬子元

感績恩於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績遣子元書曰皇帝握符受籙

合極通靈受指讓於唐虞棄干戈於湯武東踰蟠木方朔所未窮

西盡流沙張騫所不至立漠黃龍之外交臂而來王葱嶺榆關之表

屈膝請吏曩者偽陳獨阻聲教江東士民困於荼毒皇天輔仁假

手朝廷聊申薄伐應時瓦解金陵百姓死而復生吳會臣民白骨

遂肉唯當懷音感德行歌載壤豈宜自同吠主翻成反噬卿非吾

民何須酒禮吾是隋將何容外交易子折骸未能相告况足食足

兵高城深塹坐待強援纒有餘力何勞踵輕弊之俗作虛偽之辭

欲照誠臣之心徒感驍雄之志以此見期必不可得卿宜善思活路
曉諭黎元能早改迷失道非遠子元得書於城下頓首陳謝楊素
援兵至合擊破之拜信州摠管十二州諸軍事俄以病乞骸骨詔
徵還京賜以御藥中使相望顧問不絕卒於家時年五十二諡曰
安子德嗣大業之世官至尚書主爵郎韋暮者京兆人也仕周內
史大夫高祖以暮有定策之功累遷上柱國封普安郡公開皇初
卒於蒲州刺史

盧賁字子德涿郡范陽人也父光周開府燕郡公賁略涉書記類

通鑑周武帝時襲爵燕郡公邑一千九百戶後歷魯陽太守太

中書儀同三司平齊有功增邑四百戶轉司武上士時高祖

賁知高祖為非常人深自推結宣帝嗣位加開府及高

祖託羣情未一乃引賁置於左右高祖將之東第百官賁

高祖賁令賁部伍仗衛之乃公卿而謂曰欲求富貴者賁

往偶語欲言云賁賁至眾賁收勳以崇

老非不肉賁賁之不

典宿衛後承聞進諂曰周歷已盡天人之望賁賁

天順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高祖甚然之及受

典宿衛賁於是奏改周代旗幟更為嘉名其書

雀立武千秋萬歲之旗皆賁所創也尋拜散騎常侍

左庶子左領軍右將軍時高祖蘇威共掌朝政賁其

不平之柱國劉昉時被疏忌賁因諷昉及上柱國元諧李詢華

州刺史張實等謀黜頌威五人相與輔政又以晉王上之愛子

謀行廢立復私謂皇太子曰賁將數謁殿下恐為上所譴願察

區區之心謀泄上窮治其事昉等委罪於實賁公卿奏二人坐當

死上以龍潛之舊不忍加誅並除名為民實未幾卒歲餘賁復爵

位檢校太常卿賁以古樂宮懸七八損益不同歷代通儒議無

定準於是上表曰斯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鶉火天駟之應

其音用七漢興加應鍾故上七枚而在一箴鄭玄注周禮二八十六為箴

此則七八之義其來遠矣然世有治車用捨不同至周武帝復改懸
七以林鍾為宮夫樂者治之本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以吳札
觀而辯興亡然則樂也者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情發於聲治亂斯
應周武以林鍾為宮蓋將亡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即黃鍾下生之義
黃鍾君也而生於臣明為皇家九五之應又陰者臣也而居君位更
顯國家登極之祥斯實冥數相符非關人事伏惟陛下握圖馭寓
道邁前王功成作樂煥乎曩策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
三帝隨時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上音從之即改七懸八以黃鍾為宮
一儀同楊慶和刪定周齊音律未幾拜郢州刺史尋轉虢州
二巡懷州刺史汝沁水東注名曰利民渠又派入溫縣名曰溫
初歲民賴其利後數年轉齊州刺史民飢穀米踴貴開
糶之坐是除名為民後從幸洛陽上從容謂黃曰我始
時卿以布腹心於我及摠白揆類繁左右與卿足為恩舊
其言高須齊皇祖 行由是度及熱言念言上言

以伯之位何乃不思 此言不忍殺卿也
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失言又自敘功績有怨
顧謂羣臣曰吾將與黃一州觀此不可復用後皇太子為
一車並有佐命之功雖性行輕險誠不可弃上曰我抑屈之
二微劉昉鄭譯及黃柳表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
反天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顏之儀等請以
示王輔政此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為治又欲亂之故昉謀大逆於
前譯為巫蠱於後如黃之徒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致之則怨自難
信也非我弃之眾人見此或有竊議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蘇威
進曰漢光武欲全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請至尊仁者復用此道以安
之上曰然遂廢於家是歲卒年五十四

史臣曰高祖肇基王業昉譯實啓其謀當軸執鈞物無異論不能
忘身急病以義斷恩方乃慮難求全偷安懷祿既且夫帝遷明德義
非簡在臨梅之寄自有攸歸言追昔款內懷欽望聖恥居吳耿之未

事與終權為任事君盡禮既闕於宿心不愛其親遽彰於物議其在周也靡忠貞之節其秦隋也愧竭命之誠非義掩其前功畜怨興其後讐而望不陷刑辟保貴全生難矣柳裘皇甫績盧普八因人成事協規不二大運光啓其然樞要斯固在人欲其悅已在我欲其罵人理自然也晏粲有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於助謂見之矣

列傳第四

隋書三十九

特進 臣 魏 尚 上

于義 子宣道

陰壽 子世師

竇榮定

元景山

源雄

豆盧勣 子欽

賀若詡

于我字慈恭河南雒陽人也父謹從魏武帝入關仕周官至太師因家京兆義少矜嚴有操尚篤志好學大統末以父功賜爵平昌伯邑五百戶起家直閣將軍其後改封廣都縣公周閔帝受禪百戶累遷安武太守重崇德教不尚威刑有郡民張善安與于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任之所致非其罪也於是與二人喻而遣去善安等及後復取愧發責他州於是風教德化人皆此類也進封建平郡公明武出歷西克瓜邵三從征伐進位開府宣帝時政刑日修義亦疎諫時亦思佳當應覆也

諷諷期廷也御下今少進曰古先哲之... 之鼓猶懼不聞焉于義之不可罪也帝乃解及高祖構逆高祖將擊之問將於高祖頌頌答曰于義素有經略向祖初然之劉昉進曰梁睿位望素重不可居義之下於是是以睿為元帥義為行軍總管讓將達望其據據將左軍擊破之尋拜潼州總管賜奴婢五百二雜絲三千已上十餘人再為貴戚歲餘以疾免職歸於京師數月卒時年五十七贈豳州刺史諡曰剛賻物千段粟米五百石子宣道宣敏並知名宣道字元明性謹密不交非類仕周釋褐左侍上士以父功賜爵成安縣男邑二百戶後轉小承御上高祖為丞相引為外兵曹尋拜儀同及踐祚遷內史舍人進爵為子丁父憂水漿不入口者累日獻皇后命中使敦諭歲餘起令視事免喪拜車騎將軍兼左衛長史舍人如故後六歲遷太子左衛副率進位上儀同卒年四十二子志

學早知名出繼叔父宣敏

宣敏字仲達少沈密有才思年十一誦周趙王招王命之賦詩宜敏為詩甚有幽旨之志王大奇之坐客莫不嗟賞起家右侍上士

是年牛備身高祖踐阼拜奉車都尉奉使撫慰巴蜀及還上疏曰聞開盤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

昔者皇置叔守而罷諸侯魏后暱詔邪而疎骨肉遂使宗社移於族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

劉士沃既人物殷阜西通中棘南屬荆巫周德之衰茲土遂成敗失御此地便為禍先是以前者防於無形治有無形也

丙廿年逾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圖膺樂推之運參天載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樹建藩屏封植

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教備三禱天險分王威屬今正時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得所

之照臨臣雖驛

表嘉之謂高祖曰于氏之有人焉資納其言遣蜀王秀敏常以威滿之誠昔賢所重每懷靜退著述志賦以見

卒官時年二十九

雲武威人也父嵩周夏州刺史壽少果烈有武幹性

段奴婢口口女樂二十人及高祖為丞相引壽為掾尉迥作亂高祖

以壽孝實為元帥擊之今壽監軍時孝實有疾不能親撫戎事每

以行軍總管鎮幽州即拜幽州總管封趙國公時有高寶寧者齊

氏之疎屬也為人桀黠有籌筭在齊久鎮黃龍及齊滅周武帝拜為營州刺史甚得華夷心高祖為丞相遂連結契丹靺鞨舉兵反高祖以中原多故未遑進討以書喻之而不得開皇初又引突厥攻圍北平至是令壽率步騎數萬出盧龍塞以討之寶寧求救於突

厥時衛王爽等諸將數道北征突厥不能援寶寧奔城奔于磧北黃龍諸縣悉平壽班帥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寶寧遣其子僧伽率輕騎掠城下而去尋引契丹鞞之衆來攻道昂苦戰連日迺退壽患之於是重賈寶寧又遣人陰間其所親任者趙世模王威等曰世模率其衆降寶寧復走契丹為其麾下趙脩羅所殺北邊遂賜物千段未幾卒官贈司空子世師嗣

世師少有節既性忠厚多武藝弱冠以功臣子拜儀同累遷驃騎軍煬帝即位領東都瓦工監後三歲拜張掖太守先是吐谷渾心悅服屢為信掠世師至郡有來寇者親自捕擊輒禽斬之欲所憚人為武貴郎將遼東之役出塞立道明年帝復擊高麗為涿郡留守于時盜賊蜂起世師逐捕之往往剋捷及少賞勞拜禮煩太守時帝在汾陽宮世師聞始里可汗將帝幸太原帝不從世師有言帝之難幸遠在朔方衛將軍與世師及美臣十三人帝幸太原時世師及美臣十三人帝幸太原時世師及美臣十三人

也性剛毅有不可奪之志皇初為侍御史處法平當所回煬帝嗣位遷尚書右侍郎工部侍郎時朝政漸亂濁貨公行職無所責賤並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守常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超拜京兆郡丞公方彌著時書衛立兼領京兆內史頗行詭道世師為儀所執正立雖不能易也及義兵至而立恐禍及已遂稱老病無所干預儀與世師同心叶契父子並誅其後遂絕世師有子弘智等以年幼

雙

沈深定扶風平陵人也父善周太僕季父熾開皇初為太傅榮定周太祖見而奇之授平東將軍賜爵宜君縣子邑三百戶後從太祖與齊人戰於北芒周師不利榮定與汝南公宇文神慶帥精騎二千邀擊之齊師乃却以功拜上儀同後從世師皇帝引突厥木杆

侵齊之并州賜物三百段龍裘爵永富縣公邑千戶進位開府除忠
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開府拜前將軍飲飛中大夫其妻則高
祖姊安成長公主也高祖少小與之情契甚厚榮定亦知高祖有
人君之表尤相推結及高祖作相領左右宮伯使鎮守天臺摠統露
門兩箱仗衛常宿禁中遇尉迥初平朝廷頗以山東為意乃拜
榮定為洛州摠管以鎮之前後賜練四千匹西涼女樂一部高祖
受禪來朝京師上顧謂羣臣曰朕少惡輕薄性相近者唯齊榮定
已賜馬三百匹部曲八十戶而遣之生事除名高祖以長公主之故
武侯大將軍上數幸其第恩錫甚厚每令尚食局日供羊
不稱是以依命功拜上柱國寧州刺史未幾復為右武侯大
將軍州摠管賜吳樂一部突厥沙鉢略寇邊以為行軍元
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虜賊高越原兩軍相持其地
渴甚至刺馬血而飲死者一二三榮定仰天太息俄而
夏候公是進擊

晉書卷之六十六

忠貞安原郡

名武衛大將軍俄轉左武衛大將軍上欲以為三公榮定
不觀西朝衛霍東都梁邵亦託葭葦位極台鉉寵積驕
人向使前賢少自取損遠避權勢推而不后則天命可
示之有巨寇覽前脩實為畏懼上於是乃止前後賞賜不可

長事時亦三千匹上謂侍臣曰吾每欲致榮定於三事其人固讓
不可今欲贈之重違其志於是贈冀州刺史陳國公諡曰懿子抗

嗣所大容儀性通率長於巧思父卒之後恩遇彌隆所賜錢帛金
寶以鉅萬抗官至定州刺史復檢校幽州摠管煬帝即位漢王
諷構逆以為抗與通謀由是除名以其弟慶襲封陳公焉慶亦有
姿儀性和厚頗工草隸初封永富郡公官至河東太守備尉卿大
業之末出為南郡太守為盜賊所害慶弟璉亦工草隸頗解鍾律
官歷潁川南郡扶風太守

元景山字瑤岳河南洛陽人也祖愛魏安定王父瑒宋安王景山少
有器局幹略過人周閔帝時從大司馬賀蘭祥擊吐谷渾以功拜
撫軍將軍其後數從征伐累遷儀同三司賜爵文昌縣公授豐州
防主後與齊人戰於北邙斬級居多加開府遷建州刺史進封宋
安公邑三千戶從武帝平齊每戰有功拜大將軍改封平原郡公
邑二千戶賜女樂一部帛六千匹奴婢二百五十口牛羊數千治亳
州長管先是州民王迴洛張季真等聚結亡命每為劫盜前後牧
不能制景山下車逐捕之迴洛季真挺身奔江南禽其黨與與
斬之法令明肅盜賊屏迹稱為大治陳人張景遵以淮南內
將任邊地所攻破其數據景山發譙穎兵援之尋授引軍
正宣帝嗣位從上在國章孝寬經略淮南郎州總管
圖不執以極兵龍孝寬孝寬窘迫未得整陣為亮所毒
騎三百出擊破之斬亮首以功拜亳州總管高祖為
拜兵部尚書景山州人

其後世之書言相馬

進位

陳也陳遣將樊毅馬傑等來援景山率輕騎五百馳赴
掠居民而還景山追之一夜行三百餘里與毅戰於
剋毅等退保觀山鎮其城邑為淵擊所陷者悉平之
總管進位柱國前後賜帛三千匹時桐柏山蠻相聚為亂景
山平之高祖受禪拜上柱國明年大舉伐陳以景山為行軍
帥率行總管韓延呂哲出漢口遣上開府都老儒將勁卒四
千陳觀山鎮陳人遣其將陸淪以舟師來援孝儒逆擊破之陳
將陳紀以兵守漢口景山復遣兵擊走之陳人大駭觀山地
險鎮守將皆奔城而還景山將濟江會陳宣帝卒有詔班師景
山大著威名甚為敵人所憚後數載坐事免卒于家時年五十五
贈梁州總管賜縑千匹謚曰襄子成壽嗣成壽便弓馬起家千牛
備身以上柱國世子拜儀同後為秦王庫真車騎煬帝嗣位徵為
左親衛郎將楊玄感之亂也從刑部尚書衛玄擊之以功進位正

議大夫拜西平通守

源雄字出略西平樂都人也祖懷父纂俱為魏隴西王雄少寬厚偉姿儀在魏起家祕書郎尋加征虜將軍屬其父為高氏所誅雄脫身而遯變姓名西歸長安周太祖見而器之賜爵隴西郡公後從

伐齊以功授開府改封朔方郡公拜異州刺史時以突厥寇邊

雄為平州刺史以鎮之未幾檢校徐州摠管及高祖為丞相尉

亂時雄家累在相州迴潛以書誘之雄卒不顧高祖遣雄書

公妻子於新城雖言離隔賊徒剪滅聚會非難今日已後不過

司之別遲能開慰無以累懷徐部大蕃東南襟帶密邇吳寇特

藉公英略委以邊謀善建功名用副朝委也迴遣其將軍

李瑛討席毗悉平之陳人見中原多故遣其將陳罕蕭

叔周羅暉焚殺等侵江北西曰江陵東距壽陽民多應

鎮淮之長州摠管

大將軍拜徐州摠管後

有來寇掠雄輒捕斬之深為北夷所障伐陳之役高祖

戲唯爾上大將軍朔方公雄識悟明允風神果毅往

逢寇逆建旆馬邑安撫北蕃嘉謀絕外境之虞捷劍直

漢以北俱荷威恩呂梁之間罔不懷惠但江淮葛爾有陳

逆今將重率戎旅清彼東南是用命爾為行軍摠管往欽哉

從秦王俊出信州道及陳平以功進位上柱國賜子崇爵端氏縣

伯安化縣伯賜物五千段復鎮朔州二歲上表乞骸骨徵還京

于家時年七十子崇嗣官至儀同大業中自上堂養終入為

尚書虞部郎及天下盜起將兵討北海與賊力戰而死贈正議大夫

豆盧勣字定東昌黎徒河人也本姓慕容其北地王精之後也中

山敗歸魏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因氏焉祖長魏柔玄鎮大將父守

柱國太保勣初生時周太祖親幸寧家稱慶時遇新破齊師太祖

親幸寧家稱慶時遇新破齊師太祖

因字之曰定東勳聰悟有器局少受業國子學略涉文藝魏大統十
二年太祖以勳勳臣子封義安縣侯周閔帝受禪授稍伯下大夫
府儀同三司改封丹陽郡公邑千五百戶明帝時為左武伯中大夫
勳自以經業未通請解職遊露門學帝嘉之勅以本官就學未幾
上憲納勳妹為妃恩禮逾厚會武帝嗣位拜邛州刺史未之官
而先當先因飢饉作亂以勳有才略轉涪州刺史其有惠政華
其山絕其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勳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有
向期止聽前乳子而後去又白狼見於襄武民為之謠曰我有丹陽
漿濟我民夷神烏來翔百姓因號其泉為玉漿泉後丁父
憂天和二年授邵州刺史以子為安還京官帝大象二年拜
夏二州總管相州刺史以子為安還京官帝大象二年拜
進位上大將軍月餘拜相國高祖為丞相益州總管王

高祖為丞相益州總管王

高祖為丞相益州總管王

高祖為丞相益州總管王

起土山擊城為七十餘城以不以為懼之勳
相拒經四旬勳漸迫勳於是出奇兵擊之斬數千級降
軍且至賊因而解去高祖遣開府趙仲卿勞之詔曰勳
掌兵調英遠摠馭藩部風化已行巴蜀稱兵奄來圍逼入
太摧凶醜自節雄規厥功甚茂可使持節上柱國賜一子
中山縣公開皇二年突厥犯塞以勳為北道行軍元帥以備邊歲
拜夏州總管上以其家世貴盛勳効克彰甚重之後為漢王諱
納為妃恩遇彌厚七年詔曰上柱國楚國公勳蜀人寇亂之日
千戶十年以疾徵還京師詔諸王並至勳第中使顧問道路不
絕其年卒時年五十五上悼惜者久之特加贈鴻臚監護喪事諡
曰襄子賢嗣官至顯州刺史大理少卿武賁郎將賢弟毓
毓字道生少英果有氣節漢王諒出鎮并州毓以兄為王府主
簿從趙仲卿北征突厥以功授儀同三司及高祖崩煬帝即位

諒入朝諒納詒議王頰之謀發兵作亂赫苦諫不從因謂弟翫曰
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為國也今日偽從以思後計赫
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赫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
不能克遂臣請從軍與赫為表裏諫不足圖也帝以為然許之賢
遣家人齎勅書至赫所與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令赫與摠
領不備留守赫謂諒曰漢王精進敗不旋踵吾豈坐受夷滅孤
貝臣知昔嘗與卿出兵拒之諒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因
令而去赫上斬之時諒司馬皇甫誕前以諫諒被囚赫於是出誕
易計入開府盤石侯宿勤武開府宇文永昌儀同成端長孫愷
侯元世孫原武今皇弟大顯等請殺赫諒部分未定有人
駁之赫見諒王始其衆曰此賊軍也諒攻城南門諒時遣
信胡不識諒射之前下如兩諒復至西門守兵皆并州人
開門納之赫遂見害時年二十八及諒平煬帝下詔曰諒
逆通見加等師之逆也

又高第去送歸順五等也加等命四百
正義縣公賜帛二匹詔曰慈子順國事拜儀同三司
今五等並除未幾帝復下詔曰故大將軍正義愨公毓
回生殉國成為今典波世不忘象賢無墜德隆少祀改
心侯復以感師承襲大業末授二十午左右

平東勳之兄也一名會弘厚有器局在周少以父功賜爵臨貞
侯邑千戶授大都督武儀同三司大冢字宇文護引之今督
親信以封沃野縣公邑四千七百戶後加開府歷武貴中大夫北
刺史及高祖為丞相尉迥作逆遣其所署莒州刺史烏丸尼
奔來攻通逆擊破之賜物八百段進位大將軍開皇初進爵南

陳郡公尋徵入朝以本官典宿衛歲餘出拜定州刺史後轉相州
刺史尚高祖妹昌樂長公主自是恩禮漸隆遷夏州摠管洪州摠
管所在之職並稱寬惠十七年卒官年五十九謚曰安有子寬
賀若誼字道機河南洛陽人也祖伏連魏雲州刺史父統右衛將

與誼性剛果有幹略在魏以功臣子賜爵容城縣男累遷直閣
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尚食典御周太祖據有關中引之左
右嘗使詣杏城屬茹茹種落攜貳屯於河表誼因譬以禍福誘令
歸附降者萬餘口太祖深奇之賜金銀百兩齊遣其舍人楊暢結
誼茹茹太祖恐其并力為邊境之患使誼聘茹茹誼因啗以厚
信之遂與周連和執暢付誼太祖嘉之拜車騎大將軍儀
同二府陽公府長史周閔帝受禪除司射大夫改封霸城縣子
左宮伯彥加開府後歷靈邵二州刺史原信二州摠管俱有能
元勳為金州摠管以讒毀伏誅坐是免職武帝親擢萬機
照州刺史齊之役誼率兵出函谷先據洛陽即拜洛州
刺史風縣侯齊范陽王高紹義之奔突厥也誼以兵追之
遂禽紹義以功進位大將軍高祖為丞相拜亳州摠管
四湯司馬消難東拒尉迴申州刺史李慧反誼討之進
位大將軍明皇初為武侯將軍可謂
為副元帥軍還斬左正偏上將軍生事
特數州刺史改封海陵郡公後轉經州刺史時突厥屢
為廷以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進位柱國誼時年老而
老非能重鎧上馬甚為北夷所憚數載上表乞骸骨優詔
不富於財外構一別廬多植菓木每邀賓客列女樂
其其明卒于家時年七十七子舉龍爵庶長子協官至驃騎將
弟祥表單都尉祥弟與軍騎將軍誼兄子弼別有傳
史曰義實榮定等或南陽姻亞或豐邑舊遊運屬時來俱
用以勢定國以功懋賞保其祿位貽厥子孫析薪克荷宗基弗
盛矣且盧蘇遇屯剝之機亡身殉義陰世師遭天之所廢捨命不
偷使夫死者有知足以無愧君親矣

列傳第四

特進 臣 魏 徵 上

梁士彥 宇文忻 王誼 元諧

王世積 虞慶則 元冑

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也少任俠不仕州郡性剛果喜正人之

非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世以軍功拜儀同三司武帝將有事

齊人甚囑焉尋遷熊州刺史後從武帝拔晉州進位柱國除使

節晉州二州諸軍事晉州刺史及帝還後齊後主親搃六軍而

守孤城外無聲援眾皆震懼士彥慷慨自若賊盡銳攻之

盡城雉所存尋囚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士彥謂將

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

乃令妻妻軍民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帝率六軍亦至

圍營於城東十餘里士彥見帝帝讚而立曰世也

不為之欲降時帝以將士心欲班師士彥叩馬

頭眾心皆動因其懼也而攻之其勢必舉帝從之大軍遂

二子曰余之有晉州為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事不諧矣

帝以恐後變善為我守之及齊平封邲國公進位上柱國

簿宣帝即位除東南道行臺使持節徐州摠管三十二州

事徐州刺史與烏丸軌擒陳將吳明徹裴忌於呂梁別破

陵略定南地高祖作相轉亳州摠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尉迥

以為行軍摠管從韋孝寬擊之至河陽與迥軍相對令家

采與等數人為前鋒士彥以其徒繼之所當皆破乘勝至草橋

身復合進戰大破之及圍鄴城攻北門而入馳啓西門納宇文

忻之兵及迥平除相州刺史高祖忌之未幾徵還京師閑居無事

自恃元功甚懷怨望遂與宇文忻劉昉等謀作亂將率僮僕於享

廟之際因車駕出圖以發機復欲於蒲州起事略取河北捉黎陽關

塞河陽路劫調布以為卒甲募盜賊以為戰士其甥裴通豫其謀

而奏之高祖未發其事授晉州刺史欲觀其意士彥欣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為長史高祖從之後與公卿朝謁高祖令左右執士彥忻昉等於行間詰之曰尔等欲反何敢發此意初猶不伏捕薛摩兒適至於是庭對之摩兒見論始末云第二子剛垂一諫第三子叔諳曰作猛獸要須成斑士彥失色顧謂摩兒曰後或於是伏誅時年七十二有子五人操字孟德出繼伯父官至一義鄉縣公長寧王尉驃騎早卒剛字永固弱冠授儀同尉迴以加開府擊突厥有功進位上大將軍通政縣公涇州士彥之誅也以諫復免從瓜州叔諳官至上儀同廣平縣公車一志遠為一守伯務為建威伯皆坐士彥誅梁默者士彥之兄也人士彥母從征伐常與默陷陣位周致位開府開皇一摠管從楊素討平之加授柱國大業五年從煬帝征吐谷渾一死而死增也陳大也

公忻幼而被慧為童兒時與羣輩遊戲輒為部位進止行一命有識者見而異之年十二能在右馳射捷若飛恒謂一其名將唯以轉白衛霍為美談吾嘗其行事未足多尚若一匹並時不人駢子獨擅高名也其少小慷慨如此年十八從一王憲討突厥有功拜儀同三司賜爵興國縣公章孝寬之鎮一也以一繞勇請與同行屢有戰功加位開府驃騎將軍進爵化一邑二千戶從武帝伐齊攻拔晉州齊後主親馭六軍兵勢甚一帝之欲旋師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往不克一齊人更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一兵無鬪志雖有百萬之眾實為陛下奉耳帝從之戰遂大克及帝一攻陷并州先勝後敗帝為賊所窘左右皆殲帝挺身而遁諸將多一勸帝還忻勃然而進曰自陛下克晉州破高緯乘勝逐北以至於一此致令偽主奔波關東響振自古行兵用師未有若斯之盛也昨

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為懷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者破竹其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帝納其言明日復戰遂拔晉陽及齊平進位大將軍賜物千段尋與烏丸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進位柱國賜奴婢二百口除豫州摠管高祖龍潛時與忻情好甚協及為丞相恩顧彌隆尉迥作亂以忻為行軍摠管從韋孝寬討迥一寺兵屯河陽諸軍莫敢先進帝命高頊馳驛監軍與頊密謀有唯忻而已迥遣子傳成兵武陟忻先鋒擊走之進臨相州止精甲二千伏於野馬岡欲邀官軍忻以五百騎龍之斬獲略盡韋搆迥又拒守忻率奇兵擊破之直趨鄴下迥背城結陣與官軍軍不利時鄴城士女觀戰者數萬人忻與高頊李詢等言當以權道破之於是擊所觀者大罵而走轉相騰藉遂忻乃傳呼曰賊敗矣眾軍復振齊力急擊之迥軍大敗城以功加上柱國賜奴婢二百口牛馬羊萬計高祖顧謂迥一頃山東之眾軍一頃一馬一牛一羊無貴者哉

然也進封英國公增邑三千三百是以後每奏帷帳出入代之際忻有力焉後拜右領軍大將軍恩顧亦重忻妙解之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所建在下轉相謂曰公也其見推服如此後改封杞國公上嘗欲令忻率兵擊頊頊言於帝曰忻有異志不可委以大兵乃止忻既佐命功臣也將頊有威名於當世一由是微忌焉以譴去官忻與梁士彥數相往來士彥時亦怨望陰圖不軌忻謂士彥曰帝主且有常也即是公於蒲州起事我必從征兩陣相當然後連結天下可也諺洩伏誅年六十四家口皆沒忻兄善弘厚有武藝嘗仕周官至柱國許國公高祖受禪遇之甚厚拜其子穎為上儀同及忻誅並廢于家善未幾卒穎至大業中為司農少卿及李密逼東都叛歸于密忻弟愷別有傳

王誼字宜君河南洛陽人也父顯周鳳州刺史誼少慷慨有大志便弓馬博覽羣書言周閔帝時為左中侍上士時大冢宰宇文護

執政勢傾王室帝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帝側微為不恭詎勃然
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自是朝士無敢不肅歲餘遷御正
大夫丁父艱毀瘁過禮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歲餘起拜雍州別駕固
讓不許武帝即位授儀同累遷內史大夫封楊國公從帝伐齊至
十州帝既入城反為齊人所敗左右多死詎率麾下驍雄赴之帝賴以
濟齊帝以六軍控劍將班師詎固諫帝從之及齊平授相州刺史
詎徵為大內史汾州稽胡為亂詎率兵擊之帝弟越王盛薨
詎雖為總管並授詎節度其見重如此及平賊而還賜物五千段
詎開國公帝臨崩謂皇太子曰王詎社稷臣宜處以機密不須
也皇太子即位是為宣帝憚詎剛正出為襄州總管及高祖
初尊詎為鄭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反高祖以詎為行軍元
帥管計之軍次近郊消難懼而奔陳于時北至商洛南拒
西二千餘里已屬多叛共推梁公蘭餘州為主餘州自號
上以付背唯上車尉司直官詎一官詎李威馬軍李威

月皆平高祖以詎為行軍元帥其力 恆在遣使勞問
五女妻其子奉孝尋年大司徒詎自以與高祖有舊亦歸
一受禪顧遇彌厚二親幸其第與之極歡太常卿蘇威立
詎戶位多民田不贍欲減功臣之地以給民詎奏曰百官者
無賢方步一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如臣所慮正恐朝臣功
不建河患人田有不足上然之言寢威議開皇初上將幸岐州詎
一陛下之臨萬國人情未洽何用此行上戲之曰吾昔與公位望
一齊一朝屈節為臣或當耻愧是行也震揚威武欲以服公心耳
一第子退尋奉使突厥上嘉其稱曰進封郢國公未幾其子奉孝
一踰年誼上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夫楊素劾詎曰臣聞喪
服有五親疎異節喪制有四降殺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曰不易
之道也是以賢者不得踰不肖者不得不及而儀同王奉孝既尚蘭
陵公主奉孝以去年五月身喪始經一周而詎便請除釋竊以雖曰
王姬終成下嫁之禮公則主之猶在移天之義况復三年之喪自上

達下及其釋服在禮未詳然夫婦則人倫攸始喪紀則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故鑽燧改火責以居喪之速朝祥暮歌譏以忘哀之早然詎雖不自強爵位已重欲為無禮其可得乎乃薄俗傷教為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婦於無義若縱而不正恐傷風俗請付沙維科有詔勿治然恩禮稍薄詎頗怨望或告詎謀反上令案其

七言奏詎有不遜之語買無反狀上賜酒而釋之于時上柱國元

詎

非當上見詎愴然曰朕與公舊為同學甚相憐愍將奈國

於是下詔曰詎有周之世早豫人倫朕共遊庠序遂相親好

險薄

悔心實不悛乃說四天王神道詎應受命書有詎識天

鹿二川岐州之下歲在辰巳興帝王之業密令卜問伺

入又說其身是明王信用左道所

詎誤自言相表當王

詎

詎

特命如此將若之何於是賜死於

詎陽人也家代貴成詎性豪

甚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大將軍及高祖為丞相引致左

高祖曰公無黨援譬如水間一堵牆太危矣公其勉之尉迥

兵寇小

於是賜官極徵進位上大將軍封樂安郡公邑千戶奉詔參

今時以谷渾寇涼州詔詎為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

詎

詎

詎

詎

詎

詎

詎

詎

禍福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部來降上大悅下詔曰曩善

喻庸有聞前載諧識用明達神情悟文規武略譽滿朝野申威

拓土功成疆場深謀大節實簡朕心加禮延代宜隆賞典可柱國

別封一子縣公諧拜寧州刺史頗有威惠然剛直好排詆不能取

事已時上柱國王誼有功於國與諧俱無任用每相往來胡僧

告言謀反上按其事無逆狀上慰諭而釋之未幾詔伏誅諧漸

忘然以龍潛之舊每預朝請恩禮無虧及上大宴百寮諧進

威德遠被臣請突厥可汗為儀正陳叔寶為中下曰朕平

伐罪弔非欲誇誕或天下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

何能營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默然而退後數歲有人

父弟上明府滂臨澤侯思鸞上儀同祁結等謀反上令案

前奏諧謀令祁緒勒党項兵即色蜀昭慶平王率左僕

射人用事皆次替之二三此生力乙四年矣狀一

又言太白犯月光芒射照于殺太楊雄必當之諧身

私謂之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公滂之氣滂曰彼雲似

此不如我非年有福德雲上大怒誅滂鸞等並伏誅籍沒

闡既新以人出公雅周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世積容貞

人嘗帶十圍風神奕拔有傑人之表在周有軍功拜上儀同封

縣公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從韋孝實擊之每戰有功拜上大

將軍且受禪進封宜陽郡公高頊美其才能其善之嘗密謂頊

曰口輩俱周之臣子社稷淪滅其苦之何頊深拒其言未幾授斬州

既而晉王諱巳平丹楊世積於是移書告誡遣千金公權始璋略取

新蔡陳江州司馬黃德棄城而遁始璋入據其城世積繼至陳豫

平太守徐瑤廬陵太守蕭廉尋陽太守陸仲容巴山太守王誦太

原太守馬頊齊昌太守黃正始安成太守任瓊等及鄱陽臨川守

將並詣世積降以功進位柱國荊州總管賜絹五千段加之寶帶邑三千戶後數歲桂州人李光仕作亂世積以行軍總管討平之上遣都官員外郎辛凱卿馳勞之及還進位上柱國賜物二千段上甚重之世積見上性忌刻功臣多獲罪由是縱酒不與執政言及時事上以爲有酒疾舍之宮內令醫者療之世積詭稱疾愈始得就第及起東之役世積與漢王並爲行軍元帥至柳城遇疾疫而還拜涼州總管人駟士七百人送之官未幾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世積積世積不納由是有憾孝諧言配防桂州事總管令狐熙人不之禮甚困窮因微幸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不道人富爲國請止孝諧曰夫富爲國后及將之涼州其所親謂何百天下精兵處可以圖大事也世積曰涼州土曠人稀非由是被惡人朝按其事有司奏二衛大將軍元夏右衛大將軍左僕射向煩並與世積交通其名馬之贈世積音坐

世積非世積人也才女兵十之三付

赫連氏世家

陳父周靈武太守慶則幼雄

生個儻身長八尺有膽

一語身被上鎧帶兩韃左右馳驅本州豪俠皆敬懼之初

手中便折節請曰世積人子班仲升爲人仕周釋楊

行參軍有遷外兵參軍世積嘗討源縣公宣政元年授儀同

小軍除并州總管長史二年授開府時嘗胡數爲反叛越王盛

一下大夫高預討平之將班師預與盛謀須文武幹略者鎮遏之

表愛則於是即拜石州總管且有威惠境內清肅稽胡慕義而

世積千餘戶開皇元年進位大將軍遷內史監吏部尚書京兆尹

封彭城郡公嘗新都總監二年冬突厥入寇慶則爲大帥討之部

分失所士卒多寒凍墮指者千餘人偏將達奚長儒率騎兵二千

人別道邀賊爲虜所圍甚急慶則案營不救由是長儒孤軍獨戰

死者十八九上不之責也世積尚書右僕射後突厥主攝圖將內附

請一重臣充使於是上遣慶則詣突厥所攝圖恃強初欲兀禮慶

則責以往事攝圖不服其介長孫晟又說諭之攝圖及弟葉護皆拜
受詔因即稱臣朝貢請永為藩附初慶則出使高祖勅之曰我欲存
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五三匹攝圖見慶則贈馬千匹又以女妻之
上以慶則勳高皆無所問授上柱國封魯國公食任城縣千戶詔
以彭城公迴授第一子義高祖平陳之後幸晉王第置酒會羣臣
及頌等奉觴上壽上因曰高頌平江南虞慶則降突厥可謂茂功
矣賜 旨皆由至尊威德所被慶則曰楊素則出兵武牢破石若非
威德亦無克理遂與互相長短御史欲彈之上曰今日計功為
二不須劾上觀者 旨宴射慶則進曰臣蒙養酒食今盡樂為御史在
而被彈 賜御史酒因遣之出慶則奉觴上壽極歡上謂諸
臣願我與諸公等子孫常如今日世守富貴九年轉為右衛
改為右主 候大將軍開皇十七年嶺南人李賢據州反高
祖之諸將二 請行首 許高祖 慶則曰位居宰相爵
豈不有我家無 可也 慶則上乃遣

早物管以婦 趙 下 趙 慶則 上先是朝臣出征上嘗
乃宜言 慶則不欲此行遂聞 上先是朝臣出征上嘗
遣之及也 則南討辭上上色不悅慶則由是怏怏不得志
至涇州臨桂鎮慶則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
其人攻不可拔遂使什柱馳詣京奏事觀上顏色什柱至京
慶則謀反上夢 驗之慶則於是伏誅拜什柱為柱國慶則子孝
家使任氣起家拜儀同領事王親信坐父事除名煬帝嗣位以
 潘 授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監禁不死有巧思頗稱百九年
 遂授都水丞充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駝負 由盛水養
 而自給十一年或告孝仁謀圖不軌遂誅之其弟澄道東官通事
 人坐除名

元曹河南洛陽人也魏昭成帝之六代孫祖順魏濮陽王父雄武陵
 曹少英果多武藝美鬚眉有不可犯之色周齊王憲見而壯之
 引致左右數從征伐官至大將軍高祖初被召入將受顧託先呼

曹次命陶澄並委以腹心恒宿計內及為丞相每典軍在禁中又引
弟威俱入侍衛周趙王招知高祖將遷周鼎乃要高祖就第趙王
引高祖入寢室左右不得從唯楊弘與曹兄弟坐於戶側趙王謂其
二子負貫曰汝當進瓜我因刺殺之及酒酣趙王欲生變以佩刀子
刺瓜連啗高祖將為不利曹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訶之曰
汝與丞相言汝何為者吐之使却曹瞑目憤氣扣刀入衛趙王問其
姓名曹曰以實對趙王曰汝非昔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賜之酒曰
良且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疑如是趙王為吐將入後問曹恐其為
亡令上坐如此也再三趙王稱疾命曹就厨取飲曹不肯會
後至高祖降階迎之曹與高祖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
曹不悟謂曰彼無兵馬復何能為曹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下
曹不悟謂曰死死何益邪高祖復命曹聞屋後有板壁
曹曰相府豈殷公何得如此因扶
身出夜亡已不得已高祖
後而至趙王

加山血及言趙王貴具不可見曹

公邑三千一洋左衛將軍曹基

物成此基元元曹功也後數載出為豫州刺史

大明突厥屢為邊患朝廷以曹素有威名拜靈州都督

為後復為右衛大將軍親臨益密嘗正月十五日上與近臣

曹時曹下直上馳召之及曹見上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

東宮爭左衛大將軍元昊苦諫楊立乃諧之上大怒執其於仗

何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不下直者為防元昊耳復以此言激怒

上上遂誅其賜曹帛千匹蜀王秀之得罪曹坐與交通除名賜

即位不得調時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鎮南將軍立和亦以

廢曹與和有舊因數從之游曹嘗酒酣謂和曰上官政壯士也今

徙嶺表得無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君是公者不徒然矣和明日奏

之曹貢坐死於是徵政為驍衛將軍拜和代州刺史

史臣曰昔韓信愆垓下之期則項王不滅英布無淮南之舉則漢道未隆以二子之勲庸咸憤怨而殂戮况乃無古人之殊績而懷悖逆之心者乎梁士彥宇文忻皆一時之壯士也遭雲雷之會並以勇略成名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將生厲音求逞其欲及茲顛墜自取之也王誼元諧王世積虞慶則元胄或契闊艱危或綢繆恩舊將安將樂漸見遺忘內懷怏怏矜伐不已雖時主之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然高祖佐命元功鮮有終其天命配享清心寘無間斯蓋草扞帝圖事出權道本異同心故久而逾薄其上蹊心雖則有罪奪之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致之刑辟心猜心固已甚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

特進 臣 魏 徵 上

高頊

蘇威

子 嘉

高頊字昭玄一名敏自云勃海滄人也父賓皆齊歸周大司馬獨孤
 信引為寮佐賜姓獨孤氏及信被誅妻子徙蜀文獻皇后以賓父之
 吏每往來其家賓後官至都州刺史及頊貴贈禮部尚書勃海
 頊少明敏有器局略涉書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
 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十七周齊王憲引
 入室武帝時襲爵武陽縣伯除內史上士尋遷下大夫以平齊功
 拜尋從越王盛擊隰州叛胡平之高祖得政素知頊強明又習
 計略意欲引之入府遣邦國公楊惠諭意頊承旨欣然曰願
 令公事之成頊亦不辭誠族於是為相府司錄時長史鄭
 劍防並以大言被誅高祖獨屬意疾妻以心齊尉遲之起
 子植率步騎八萬進屯武步高今韋孝寬之

先進高祖以諸將不一令崔仲方之仲方辭公存其

劍防譯並無去意遂自請行合上言遂遣頊受命

辭母云心孝不可兩兼歎歎就路至軍為橋於沁水賊

蹤大抵頊預為木狗以禦之既度焚橋而賊大破之遂至

上迴步戰乃共宇文忻李詢等設策因平尉遲軍還侍官

上撤御帷以賜之進位柱國改封義寧縣公遷相府司馬任

益隆高祖受禪拜尚書左僕射兼納言進封勃海郡公朝臣莫

不為比上每呼為獨孤而不名也頊深避權勢上表遜位讓於蘇

威上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上曰蘇威高蹈前朝頊能推舉吾

賢進賢受上賞寧可令去官於是命頊復位俄拜左衛大將軍本官

如故時突厥屢為寇患詔頊鎮邊緣邊及還賜馬百餘匹牛羊千

計領新都大監制度多出於頊頊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

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上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又拜

左領軍大將軍餘官如故母憂去職二旬起令視事頊流涕辭讓

優詔不許開皇二年長孫覽元景山等代陳令頊節度諸軍會陳宜
得人和上嘗問頊取陳之策頊曰江北地寒田疇去晚江南土熱水
日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鈔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
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
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室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
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上行其策由是陳人益斃九年晉王
舉代陳以頊為元帥長史三軍諸果皆取斷於頊及陳平晉
陳主寵也張麗華頊曰武王滅殷我知已今平陳國不宜取
命斬之王甚不悅及軍還以功加授上柱國進爵齊國公
段定食千乘縣千五百戶上因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
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頊遜位詔曰公議鑿通遠
深出恭成事郭書

誠陳力心迹俱盡此則天降

此是後亡術將軍龐晃及將軍

板陳黜用請頊曰獨孤公猶鐘也母被磨室皎然益明未

耶事姜曄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並奏稱水旱不調罪由高

賜黜之二人具得罪而去親禮逾密上幸并州留頊居守及上

賜錢五千匹復賜行宮一所以為莊舍其夫人賀拔氏寢疾中

自從容命頊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頊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

山苦戰被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軍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

尋以其子表仁取太子勇之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時熒惑入太微

不自安以暉言奏之上厚加賞慰突厥犯塞以頊為元帥擊賊破之又

白道進圖入積遣使請兵近臣緣此言頊欲反上未有所答頊亦

破賊而還時太子勇失愛於上潛有廢立之志謂頊曰晉王姬有神

破賊而還時太子勇失愛於上潛有廢立之志謂頊曰晉王姬有神

破賊而還時太子勇失愛於上潛有廢立之志謂頊曰晉王姬有神

憑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頌長跪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上默然
而止獨孤皇后知頌不可奪陰欲去之初夫人卒后言於上曰高僕射
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能不為之娶上以后言謂頌頌流涕謝曰臣
今已老退朝之後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
非臣所願上乃止至是頌愛妾產男上聞之極歡后甚不悅上問其
故后曰陛下當復信高頌邪始陛下欲為頌娶頌心存愛妾面欺陛
下今其詐已見陛下安得信之上由是疎頌會議伐遼東頌固諫不
可上不從以頌為元帥長史從漢王征遼東遇霖潦疫疾不利而還
言於上曰頌初不欲行陛下強遣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上以漢王
少專委軍於頌頌以任寄隆重每事無不自疑之意謂所
用甚銜之及還諒泣言於后曰見幸免高頌所殺上聞之彌不
悅上柱國下世積以罪誅當推覈之際乃有宮禁中事云於
行之上欲以頌之罪聞此大驚時杜國賀若弼吳州總管
致刑部尚書薛胄天部尚書日
律孝卿兵部尚書

無罪上逾英卡以之戶者其自是時一草取言者頌竟

未幾上幸于余王俊第召頌侍宴頌歎悲不自勝獨孤皇后

泣左右皆泣涕上謂頌曰朕不負公自負也因謂侍臣曰

高頌勝見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頓然忘之如本

人頌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頃之頌國令上頌陰事稱其子

亦仁謂頌曰司馬何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正而知非福

於是上大怒囚頌於內省而鞠之憲司復奏頌他事云沙門具覺

嘗謂頌云明王國有大喪不令昭復云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上

九年不可過上聞而益怒顧謂羣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子以大聖

之才作法垂世寧不欲大位邪大命不可耳頌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

心乎有司請斬頌上曰去年秋漢慶則今茲斬王世積如更誅頌天

下其謂我何於是除名為民頌切為僕射其臣誅之曰汝富貴已極

但有一所頭耳爾其慎之頌由是常恐禍變及此頌傲然無恨色以

為得免於禍煬帝即位拜為太常時詔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歌

樂頌奏曰此樂久廢今若徵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帝
不悅帝時侈靡聲色滋甚又起長城之役頌甚病之謂太常丞李懿
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時帝遇啓民可汗恩禮
過厚頌謂大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後
患復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奏之帝以為謗訕朝政
於是下詔誅之諸子徙邊頌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及蒙任寄之後
雖誠遠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為己在蘇威攝事者若弼韓擒等皆
以所推薦各盡其用為一代名臣自餘立功業者不可勝數當朝
人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治致外以頌之力也論者以頌
目及其被誅天下莫不傷惜至今稱冤不已所有奇策密謀及
政頌皆前其崇世無知者其子盛道官至荊州刺史徙柳
以弘德封 忠國公晉王府記室公表仁封勃海郡公徙
元畏京兆武為人少卓卓上之 聖言威少有性五

人君太極 年首賈美 彭康之在朝 曹大家字宇文 護身而後
興主妻焉 兒護專權 恐禍及己 山中為叔父所逼 卒不獲
屏居山 以諷讀為娛 未幾 使持節 車騎大將軍 儀
封懷道縣公 武帝親總 萬機 拜稍伯下大夫 前後所受 並
拜有以 殊者 通河 兩 光 雄 維 生 亦 有 際 突 厥 入 朝
及其妻 將之心焉 周述 運之 廣 曰 慶 人 既 利 可 以 賤 動 遂 標
以宅 罄家所有 以贖 雄 論者 義之 宣帝 嗣 立 號 拜 開 府 高 祖 為
丞相 高頌 屢 言 其 賢 高 祖 亦 素 重 其 名 召 之 及 至 引 入 卧 內 與 語
大悅 居月餘 威聞 禪代之 議 遁 歸 田 里 高 頌 請 追 之 高 祖 曰 此 不
欲 須 吾 事 且 置 之 及 受 禪 徵 拜 太 子 少 保 帝 贈 其 父 為 邳 國 公 邑
三千戶 以 威 襲 焉 俄 兼 納 言 民 部 尚 書 威 上 表 陳 讓 詔 曰 舟 大 者
任重 馬 駿 者 遠 馳 以 公 有 兼 人 之 才 無 辭 多 務 出 處 乃 止 初 威 父
任 西 魏 以 國 用 不 足 為 征 稅 之 法 頗 稱 為 重 既 而 歎 曰 今 所 為 者 正
如 張 弓 非 平 世 法 也 後 之 君 子 誰 能 弛 乎 威 聞 其 言 每 以 為 已 任

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上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頴參掌朝政
威見宮中以銀為幔鈎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為之改容彫飾
舊物悉命除毀上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閣進諫不納上怒甚將自
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上避之而出威又遮止上拂衣而入良久召
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於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尋復兼大
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治書侍御史梁毗以威領五
職安繁總劇無舉賢自代之心抗表劾威上曰蘇威朝夕孜孜志
遠大舉賢有關何遽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
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
道揚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
逢亂世南山四結豈易屈哉其見重如此未幾拜刑部尚
書納言如故蜀山東諸州已遷 太令威賑卹之後二歲遷

善歲餘兼領國子祭酒 之後憲章諸學 朝
書法為一八通典律令格式多 所定世以為能九年拜

侯射其年以母憂去職柴毀骨之上勅威曰公德行高入
身重大孝之道蓋同俯就必須抑割為國惜身朕之於公為
父宜依朕旨以禮自存未幾起令視事固辭優詔不許明年
辛并州命與高頴同總留事俄追詣行在所使使民訟威子憂
以有盛名於天下引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後議樂事憂與
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首嬰安俱為一議使百寮著其所同
朝廷多附威同憂者十八九安恚曰吾席閒由丈四十餘年反為
日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
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為朋黨省中呼王弘為世
子李同和為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
徹肅等罔冒為官又國子學請蕩陰人王孝逸為書學博士威
屬盧愷以為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治之事

皆驗上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惶懼免冠頓首上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上曰蘇威德行者但為人所誤耳命之通籍歲餘復爵邳公拜納言從祠太山坐不敬免俄而復位上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很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己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尋令持節巡撫江南得以便且從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時突厥都藍可汗屢為邊患復使威至可汗所與結和親可汗即遣使獻方物以勤勞進位大將軍仁壽夏拜尚書右僕射上幸仁壽宮以威總留後事及上還衛中奏事多不理詔推之上怒詰責威威拜謝上亦止後上幸仁壽宮皇太子自京師來侍疾詔威留守京師煬帝嗣位加上大長城之役上詠止之高預賀若獨守之誅也威坐與相連免為魯郡太守俄召還參預朝政幾拜太常卿其年從征進位左光祿大夫帝以威老朝皇漸加委任後威復

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等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侍郎虞山其參掌朝政時人為五貴及遼東之役以左武衛大將軍進位光祿大夫賜爵寧陵侯其年進封房年老上表乞骸骨上不許復以本官參掌選事明年從征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感之反也帝引威帳中懼見於色謂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為患乎威曰夫識是非審成敗者乃所謂聰明玄感蠢踈非聰明者必無所慮但恐浸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怠百姓思亂微以此諷帝帝竟不寤從還至涿郡詔威安撫關中以威孫尚輩直長儼為副其子鴻臚少卿夔先為關中簡默大使一家三人俱奉使關右三輔榮之歲餘帝下手詔曰玉以繫潤丹紫莫能渝其質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采可謂溫仁勁直性之然平房公威器懷溫裕識量弘雅早居端揆備悉國章先皇舊臣朝之宿齒棟梁社稷弼諧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禮昔漢之二傑輔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邵奭國之寶器其在得賢參

煨台階具瞻斯尤雖復事藉論道終期獻替銓衡時務朝寄為
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威當時見尊重朝臣莫與為比後
從幸鴈門為突厥所圍朝廷危憚帝欲輕騎潰圍而出威諫曰城
外則我有餘力輕騎則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何宜輕脫帝乃
止突厥俄亦解圍而去車駕至太原威言於帝曰今者盜賊不止
士馬疲弊願陛下還京師深根固本為社稷之計帝初然之晉用
文述等議遂往東都時天下大亂威知帝不可改意甚患之屬
問侍臣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為虞威不能說對以
急於殿柱帝呼威而問之威對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漸
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東陽記水帝不
尋屬五月五日百寮上饋多以珍饈為壽一部微以
彌不平復復問伐遼東事威對曰救運盜遣討高麗帝
大夫裴世清希旨令白水張行本
威言在高陽與匪盜
怯突取請還京師帝令其
威成下詔曰威立性

為異端惟披詭道復幸名不虛傳

述先志凡一切問各盡智隨而

若果是乎責苟之義何其甚薄於是除名為民後月餘有

突厥陰圖不軌者大理簿責威威自陳奉事二朝三十餘

言微淺不能上感各置屢彰罪當萬死帝憫而釋之其年從

都官帝將復用威裴蘊虞世基奏言臣等老羸疾帝乃止立文

及之弒逆也以威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

不幾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為上柱國邳公王充隋號署太師威

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之處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大

唐恭王平王充坐於東都閭闔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

王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弒國

亡見李密王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也尋歸長安至

朝堂請見又不許卒於家時年八十二威治身清儉以廉慎見稱

每至公議惡人異己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為無大臣之體所

修格令章程並行於當世然頗傷苛碎論者以為非簡允之法及大業末年尤多征役至於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言輒寢其事時羣盜蜂起郡縣有表奏誦闕者又訶詰使人令滅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克捷由是為物議所譏子曼

字伯尼少聰敏有口辯八歲誦詩書兼解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馳射賭得雄駿馬而歸十四誦學與諸儒論議詞致可觀見者莫不稱善及長博覽羣書尤以鍾律自命初不名其父改之頗為有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甚奇之素每

曰楊素無兒得曼無父後與沛國公鄭譯國子博士何妥議樂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舍人後尉仁壽末詔天下舉達禮樂之源者晉王昭時為雍州牧舉

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高祖望曼謂信臣曰唯此一人於是拜一日王友煬帝嗣位遷下洗馬轉司朝議者以

少官受歷尚書職方部黃三司為遼東之役曼領宿衛以

以大夫時帝方勤遠略曼奏曰臣前後相為言嘗從容謂

大世基等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夷為臚之職須歸今望

美客儀可以接對賓客者為之乎咸以曼對帝然之即

臚少卿其年高昌王麴伯雅來朝朝廷妻以公主曼有難

二婚為其後弘化延安等數郡盜賊蜂起所在屯駐曼奉詔

關中突厥之圍雁門也曼領城東面事曼為營樓車箱獸圍

而而就帝見而善之以功進位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為民復

下曼不勝哀而卒時年四十九

史臣曰齊公霸圖伊始早預經綸魚水冥符風雲之感正身直道彌

壽與運心同契合言聽計從東夏克平南國底定參謀帷幄決勝

千里高祖既復禹迹思布堯心舟楫是寄鹽梅斯在泥庶賴以康

寧百寮資而輯睦年將二紀人無間言屬高祖將廢儲宮由忠信

而得罪逮煬帝方逞浮侈以忤時而受戮若使遂無猜豐克終厥

美雖未可參蹤稷契足以方駕蕭曹繼之實難情矣却公道云

學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應旌命網繆任遇窮極榮寵久處機衡
多所損益罄竭心力知無不為然志尚清儉體非弘曠好同惡異
有乖直道不存易簡未為通德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廢黜當時
衆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衆庶子違汝弼徒聞其語
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闕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憂志識沉敏方雅
可希若天假之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列傳第七

隋書四十一

特進臣魏謩

李德林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祖壽湖州戶曹從事父劬族歷太
 學博士鎮遠將軍魏孝靜帝時命當世通人正定文籍以為內
 校書別在直閣省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
 及高隆之見而嗟歎遍生口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為天下偉器鄴京
 士多就宅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
 言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傳無不通涉善屬文辭麗而
 清常侍承已後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年十六遭父
 喪與及葬故里時正嚴冬雪深足州里人物由是尠
 德林有崔讓者僕射之兄因本假還鄉車服甚盛將
 德林赴市相去十餘里從者

林居貧喪母氏

其才入州館朝夕同遊始師友不為君民禮數嘗

今揚遠序言云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為謬今歲所貢秀

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以為棟梁之用

雖唐虞君出俊又盈朝然脩大夏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吾嘗見

孔一舉薦禰衡表云供水橫流帝思俾又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謂

擬論非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遵彥即命德林製讓尚

書令表授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以示吏部郎中陸印印

云已大見其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消僧之

末耳印仍命其子又與德林周旋戒之曰汝每事宜師此人以為

林居貧喪母氏

其才入州館朝夕同遊始師友不為君民禮數嘗

今揚遠序言云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為謬今歲所貢秀

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以為棟梁之用

雖唐虞君出俊又盈朝然脩大夏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吾嘗見

孔一舉薦禰衡表云供水橫流帝思俾又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謂

模楷時遵彥銜深慎選舉秀才權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
條考皆為上授殿中將軍既而西省散員非其所好又以天保季
世乃謝病還鄉闔門守道起明初遵彥奏追德林入議曹皇建初
下詔搜揚人物復追赴晉陽撰春思賦一篇代稱典麗是時長廣王
作日居守在新勃德林還京與散騎常侍高元海等參掌機密王
引授丞相府行參軍未幾而王即位帝位授奉朝請寓直舍人省河
內中授自外散騎侍郎帶齋帥仍別直機密省天統初授給事中
中書參掌詔詰尋遷中書舍人武平初加通直散騎侍郎又勅
書侍郎宋士素副侍中者彥係別典機密尋丁母艱去職丁
口五日因發熱病遍體生瘡如夏位不絕請士友陸養宋士
張子為彥等為合湯藥德林不肯進湯體決腫數日間一時
復諸人皆云宋士感所救大嘗得一二邑叔仁表上其事朝
以沐百日為情德林以屬疾請急罷歸收與
所書述其事勅集百司會議更德林書曰前者議文

高小如後漢可也今有月日
人者皆是之歐人之說歐人說因加探論耳德林復書曰即

秋常議議案自君息姑不稱即位亦有元年非獨即位
年也議云受終之元尚書之古典謹案大傳周公攝政一年

一年代殷三年踐在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
一年致政成王論者或以舜禹受終是為天子然則周公以巨

而而死此亦稱元非獨受終為帝也蒙示議文扶病省覽荒情述
諷暫得發蒙當世君子必無橫議唯應閣筆贊成而已輒謂前二

條有益於議仰見議中不錄謹以寫呈收重遺書曰惠示二事感
佩殊深以魯公諸侯之事昨小為疑息姑不書即位舜禹亦不言

即位息姑雖攝尚得書元舜禹之攝稱元理也周公居攝乃云年
救亂似不稱元自無大傳不得尋討一之與元其事何別更有所

見幸請論之德林答曰攝之與相其義一也故周公攝政孔子曰
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漢高祖曰如唐虞唐或云高祖身未居攝灼

非理攝者專賞罰之名古今事殊不可以體為斷陸機見舜肆
類上帝班固羣后便云舜有天下須格於文祖也欲使晉之三主
異於舜攝竊以為舜若堯死獄訟不歸便是夏朝之益何得不須
格於文祖也若使用王者之禮便曰即真則周公負辰朝諸侯霍
光行周公之事皆真帝平斯不然矣必知高祖與舜攝不殊不得
從士衡之謬或以為書元年者當時實錄非追書也大齊之興實
由武帝謙居受命豈直史也比觀論者聞追舉受命之元多有阿
漢但言追數受命之歲情或安之似所怖者元字耳事類朝三是
其一年不許其元年也案易黃裳元吉鄭玄注云如舜試天子
攝政是以試攝不殊大傳雖無元字一之與元無異義矣春
言一年一月者欲使人君體元以居正此蓋史之婉辭非一與
漢獻帝死劉備自出志願言蜀人以魏為漢賊豈言蜀主
云魏武帝命平士衡自尊本國也如高議欲使三方鼎峙同
名曰氏美晉春秋云在是也

夫入並以... 云晉有受命之書又者
也故魯... 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
是重年... 高祖事謙沖即須號今比晉推魏氏便是
年紀魏事此即魏末功臣之傳豈復皇朝帝紀者也陸機稱
立斷或以正始或以嘉平束曾議云赤雀白魚之事恐晉朝之
是并論受命之元非止代終之斷也公議云陸機不議元者是所
未喻願更思之陸機以刊木著於虞書龍黎見於商典以蔽晉朝
正始嘉平之議斯又謬矣唯可二代相涉兩史並書必不得以後朝
創業之迹斷入前史若然則世宗高祖皆天保已前唯入魏氏列
傳不作齊朝帝紀可乎此既不可欲復何證是時中書侍郎杜臺
卿上世祖武成皇帝頌齊主以為未盡善令和士開以頌示德林
宣曰云臺卿此文夫當朕意以卿有大才須敘盛德即宜速作急
進本也德林乃上頌十六章并序文多不載武成覽頌善之賜名
馬一匹三年祖孝悌入為侍中尚書左僕射趙彥深出為兗州刺史

朝士有先為孝德所待者聞德林云是彥深黨與不可仍掌機密孝德曰德林久滯絳衣我常恨彥深待時未足內省文翰方以委之尋當有佳處分不宜妄說尋除中書侍郎仍詔脩國史齊主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館又令中書侍郎李若別堂宣傳尋除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隆化中假儀同三司承光中授儀同三司及周武帝克齊入鄴之日勅小司馬唐道和就宅宣旨慰諭云平齊之利唯在於爾朕本畏爾逐齊王東走今聞猶在大以慰懷宜即入相見道和引之內遣內史宇文弼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即內心三宿乃歸仍遣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自此以後詔詰格式及用人物一以委之武帝嘗於雲陽宮作鮮卑語謂羣臣云我常日唯聞李口及見其與齊朝作詔書移檄我正謂其是天人豈言今日得其驅我作文書極為大異神志小統且陵毅答曰臣聞明三聖王得麒麟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下聖德感又有大才用無所不堪嗚呼麒麟鳳凰遠矣武帝大笑

初三輔合今邦國公相... 廷恩令為文武要選區任重

輔佐無以克成大業今欲與公共事之不得... 德林聞之甚喜乃

雖庸便微誠亦有所在... 相提獎必望以元奉公高祖大悅即

劉昉鄭譯初矯詔召高祖受顧命... 輔少主總知內外兵馬事諸衛既奉

高祖節度鄭譯劉昉議欲授高祖家宰... 鄭譯自攝大司馬劉昉又求

宰高祖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 德林云即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內外

軍... 不爾無以感眾心... 及發喪便即依此以譯為相府長史帶內史上大夫

昉但為丞相府司馬譯昉由是不平... 以德林為丞相府屬加儀同大將... 未

幾而三方構亂指授兵略... 比與之參詳軍書羽檄朝夕填委一日之中動逾

百數或機速競發口授數人... 文意百端不加治點鄭公韋孝寬為東道元

帥師次永橋為沁水泛長兵... 未得度長史李詢上密啓云大將梁士彦... 宇

文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迥... 讓金軍中慙慙人情大異高祖得詢啓深以為

憂共鄭譯議欲代此三人... 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家忠臣... 未

相伏馭今以挾令之威... 使得之一日安知後所遣者能盡腹心... 所遣人

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 虛實難明即令換易彼將懼罪恐其... 便請禁

錮然則鄭公以下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括以之敗趙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為諸將舊自來所信伏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偽縱有異意必不敢動丞相大悟曰若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即今高頌馳驛往軍所為諸將節度各負成大功凡嚴謀誤多此類也進授丞相府從事內郎禪代之際其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發賤表幽音皆德林之辭也高祖登昨之日授內史令初將受禪虞夏則勳高祖受禪空文氏高頌揚惠亦依違從之唯德林固爭以為不可高祖作色怒云君讀書人不足平章此事於是遂盡誅之自是品位不加出於高祖之下唯依珠少授至餞同進爵為子開皇元年勅令與太尉任國公于真高頌等同本事訖奏聞別賜九環金帶一臂駿馬一匹賞指空之多也格令吏丞毋欲改易事條德林以為格式已頒義須畫一縱令少有疏誤非害民者不可數有改張威又奏置五百家鄉正即令理民間斷訟本廢解官判事為其里閭親謀剖斷不平今令鄉正重治五百實其且今時吏部擢選人物天下不滿數百懸於六七日者口內身猶不稱其才而欲於一鄉之內選一人能治五百家者必恐

以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勅令內

東官會議自皇太子以下多從德林議蘇威之言盛耶德仰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為便今今纔出其可改乎然高祖同感之德林恨戾多所固執由是高祖盡依威議五年勅令撰作相時文

五卷謂之霸朝雜集序其事曰竊以陽烏垂曜微塵傾心神龍騰入雲觸之聖人在上幽顯冥符故稱比屋可封萬物斯觀巨皇基音以煥驅馳遂得參可封之民為萬物之一其為嘉慶固以多也若夫帝臣王佐

應運挺生接踵於朝諒有之矣而班爾之妙曲木變容朱薛所次素緣改色

二十二臣功成盡美二十八將効力於時種德積善豈比目以於稷契計功稱伐

非悉類於耿賈書契已還立言立事質非殆庶何世無之蓋上直稟眷后三才負

羣傑牧商鄙賤屠釣幽微化為侯王皆由此也有效無類童子差於露功見德

思齊狂夫成於聖業治世多士亦因此焉煙霧可依騰蛇與蛟龍俱遠栖息有所蒼蟻

同騁驥之速因人成事其功不難自此而談雖非上智事受命之主委質為臣遇高世

之才連官接席皆可以翊亮天地流名鍾鼎何必倉頡造書伊尹制命公口操筆老聃為

史方可叙帝王之事談人鬼之謀乎至若巨者本慙質實非勳非德廟軒冕

之流無學無才處藝文之職若不逢休運非遇天恩光大合弘博
約文禮萬官百辟才悉兼人收拙里閭退仕鄉邑不種東陵之瓜
豈過南陽之掾安得出入閭閻之闕趨走太微之庭履天子之階
侍聖皇之側樞機帷幄露及榮寵者也昔歲木行將季詠闡在
履火運肇興羣官總已有周典八柄之所大隋納百揆之日兩朝文
翰臣兼掌之時溥天之下三方精亂軍國多務朝夕填委簿領紛
紜羽書交錯或速均發營或事大滔天或日有首飾或幾有萬事
主帝內明外順經營區宇吐無窮之術運不測之神幽贊兩儀財
角類咨謀臺閣曉諭公卿訓率士之責責反常之賦三寶奉律
又取之方萬國承風安上治民之道讓受終之禮報君事臣之
章古昔者矣有隨事作故者矣千變萬化譬彼懸河寸
葉光景大則天壤不遺小則毫毛無失遠尋三古未聞
如聽自土未見者皆見發言吐論即成文章臣深荷採擷
無二放勳之化老人觀而未如亦之言弟子聞而不達愚

多必乖舛加以奏啓走其至長 爲手按目閱堆牙積尺
筆不輟停或畢景忘餐或連宵不寐以動滿拙不逞自
理疎謬遺漏闕疑皆天旨訓誘神筆改定運籌萬策通
從命者獲安違命者悉禍懸萬里指期來享常如目見
知變大亂而致太平身可誅而爲導粹化或道洽其在人文
聖懷用成典誥並非巨意所能至此伯禹矢謨成湯陳誓
數行之札魏武接要之書隋時拯物無以加也屬神器大寶將遷
明德天道人心同謨歸往周靜南面每詔褒揚在位諸公各陳本
志願書表奏羣情賜委臣環海之內忝曰一民樂推之心切於
欣然從命輒不敢辭比夫迷冒之冊魏王阮籍之勸晉后道高前
世才謝往人內手捫心夙宵慙惕擲書露版及以諸文有臣所作
之有臣潤色之唯是愚思非奏定者雖詞乖黷潔而理歸霸德文
有可忽事不可遺前奉勅言集納麓已還至於受命文筆當時制
述條目甚多今日收撰略爲五卷云爾高祖省讀說明且謂德林

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新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
夜長不能早見公面必令公貴與國始終於是追贈其父恒州刺史
未幾上曰我本意欲深榮之復贈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謚曰孝以德
杯襲焉德林既少有才名重以貴顯凡製文章動行於世或有不
知者謂為古人焉德林以梁士彥及元諧之徒頗有逆意大江之
南抗衡上國乃著天命論上之其辭曰粵若遂古古黃肇闢帝王
神器歷數有歸生其德者天應其時者命確乎不變非人力所能
也龍圖鳥篆號證遺迹疑而難信歟而未詳者靡得而明焉其
文煥乎細素欽明至德莫盛於唐虞論謀長世莫過於文武
功積於文王天命顯於唐叔昔邑姜方娠帝謂己余命
虞將與之唐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遂以
滅唐而封太叔又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六易曰宗
莫大於帝王老子謂域內四大一居一正焉此則名虞與唐
世相合其必大統政唐虞之世蕃育子孫用享無窮之

受建國初號大興子必大之曰於茲乃監天之貴命

重耳區區曰足云也有娥玄鳥風以興焉美應巨跡周以

多夢帝隋以興焉古今三代靈命如一本枝種德齊業不

帝而滅楚立宣皇以定漢東京太尉關西孔子生感遺籙

多降巨鳥之奇累仁積善大申休命太祖挺生庶民匡主立

於魏室建盛業於周朝啓翼軫之國肇炎精之紀爰受厥命

配彼天皇帝載誕之初神光滿室具興王之表觀大聖之能或

氣或雲陰映於廊廟如天如日臨照於軒冕內明外順自險獲安

豈非萬福扶持百祿攸集有周之末朝野騷然降志執白鎮衛宗

社明神饗其德上帝付其民誅姦逆於九重行神化於四海于斯時

也尉迥據有齊累世之都乘新國易亂之俗驅馳蛇豕連合從橫

地迺九州陷三民則十分擁六王謙乘連率之威憑全蜀之險與兵

舉眾震蕩江山鳩毒巴庸蠶食秦楚此二虜也窮凶極逆非欲割

鴻溝之地閉劍閣之門皆將長戢雍豎弩睨宸極從障河而達負

海連岱岳而距華陽迫晉荆蠻駐納江漢佐關雒禍紛若蝟毛曝
骨履腸間不容殲爾乃奉殪戎之命運先天之略不出戶庭推轂
分閭一麾以定三方數旬而清萬國湯滌天壤之速規摹指畫之
神造化已來弗之聞也光熙前緒固有不服煙雲改色鍾石變音
三靈顧望萬物影響木運告盡寒暑克讓天歷在躬推而弗有
百辟庶尹四方岳牧稽圖讖之文順億兆之請披肝瀝膽書歌夜吟
方屈箕穎之高式允幽明之願其天中宵密如恒如升推帝居歌朔
垂統殊徽號改服色建都邑敘彝倫薄賦輕徭慎刑恤獄除繁
政興清靜之風去無用之官省相臣之職奇才間出盛德無
所不為共趨走於增輝山神海靈應聖聖於靈門以漸日
月川教暨北溟之表聲加南海之外悠悠沙漠區域萬里
蠻莫之與競五帝所不化三王所未賓屈膝頓顙盡為臣
夫類書契不傳梯山越海貢琛奉贄欣欣如也巢居穴處
土不火不燔訓以庖厨禮樂合天地之同津呂節寒暑之候

垂衣之德粹得神農之前述以文雅之場出入杳冥之
冥鬼通幽洞微羣物歲成含生日用飲和氣以自得沐玄
也丹雀為使玄龜載書甘露自天醴泉出地神禽異獸
草望風觀海應化歸風備休祥於圖牒聲幽遐而反止猶
子民兢兢翼翼至矣大矣七十四年長可同年而語哉若夫
之重不可妄據故唐之許由夏之伯益懷道立事人授而弗可也

初四帝周餘六王藉世因基自取而不得也孟軻稱仲尼之德
過於堯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備王佐之才愚不代蒼位麟歎
鳳栖栖汲汲雖聖達而莫許也堯尤則黃帝抗衡共工則黑帝勅
敵項羽誅秦摧漢宰割神州角逐爭驅盡威力而無就也其餘欬
逆妖妄曾何足數賊子逆臣所以為亂皆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
牽逐鹿之邪說謂飛鳧而為鼎若使四凶爭八元之誠三監同九臣
之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真久之出尉河河
謳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聯胡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獲

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戒矣誅夷其醜歷代共尤僭逆凶邪時煩
獄吏其可不戒慎哉蓋積惡既成心自絕於善道物類相感理必
至於誅戮天奪其魄鬼惡其盈故也大帝聰明羣神正直耳目監
於率土賞罰參於國朝輔助一人覆育兆庶豈有食人之祿受人
之策包藏禍心而不殲盡者也益當執法未處其罪司命已除其
籍自古明哲慮遠防微執一心持一德立功坐樹上書刑彙位尊
而心逾下祿厚而志彌約寵威思之以懼道高守之以恭克念於
則茲回不至事乃畏天豈惟愛禮謙光滿覆義在知幾吉凶由
不自作衆星共極在天成象風沙則主豈異哉民盡知歸有
心為跋扈終而大服漢南諸國見一面以從虜河西將軍率
歸漢故能招信順之助保太山之安彼陳國者盜竊江外
地滅半州遇受命之主逢太平之日自可獻土銜璧乞
復養喪家之次遠避罪戾之軌是越吳越仍為匪民雖時
無兵舞然國家之禮事上可命不

正六房屬一戮元色

馬斯故未辨立天之心

陳之計八年

于注云伐陳事

在途中高祖以馬鞭南指

以東無及之者及陳平

諱已宜勅訖有人說

也今乃歸功於李德林

入言之高祖乃止初

地官府忽復改賜

形迹不須爭之可自

替德林乃奏取逆人

七年車駕幸晉陽

店人上表訴稱地是

上命有司料還價直遇追蘇威自長安至奏云高阿那肱是亂世宰相以諂媚得幸枉取民地造店賃之德林誣調妄奏自入李圓通馮世基等又進云此店收利如食千戶請計日追賊上因責德林德林請勘逆人文簿及本換宅之意上不聽乃悉追店給所住者自是益嫌之十年虞慶則等於關東諸道巡省使還並奏云五百家鄉正專理辭訟不便於民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上仍令廢之德林復奏云此事臣本以為不可然置來始爾復即停廢政令不一朝成暮毀深非帝王設法之義臣望陛下若於律令轉欲改張即以軍法從事不然者紛紜未已高祖遂發怒大詔云爾欲將作王莽邪初德林稱父為太尉諮議以取贈官李元操與陳茂奏之曰德林之父終於校書安稱諮議其甚衡之至是復廢議曰數之曰公為內史與朕機密止不可豫計議者以公不弘上知乎朕方以老治天下恐斯道廢闕故立五教以弘之公田天性何可設教然則孔子不謂說孝經也又謂冒取店安

而未能發令一官以州相遣百因出為朔州刺史謝曰臣不敢復望內史今請後散於陛下三封告成一恒然後收拙立困死且不限上不許轉懷州刺史在州逢元民掘井澆田空致勞擾竟無補益為考司所更歲餘卒官時十一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謚曰文及將葬勅令有林百人并鼓以一部以給喪事贈物三百段粟千石祭以太牢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於賓館受國書陳使江總目送之曰此即河朔之英靈也器量沈深時人未能測唯任城王浩稱產深魏收陸印大相欽重延譽之言無所不及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從官以後即與機密性重慎嘗云古人不言溫樹何足稱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任爭名之徒更相譖毀所以運屬興王功參佐命十餘年間竟不徙級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亂亡失見五十卷行於世勅撰齊史未成有子白百樂博涉多才詞藻清贍釋巾太子通事

舍人後遷太子舍人尚書禮部員外郎襲爵安平縣公桂州司馬
煬帝惡其初不附己以爲步兵校尉大業末轉建安郡丞
史臣曰德林幼有操尚學富才優譽重鄴中聲飛關右王基婦
構叶贊謀猷羽檄交馳絲綸間發文詰之美時無與二君臣體合
日致青雲不惑其已知豈徒言也

列傳第七

隋書四十二

